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

鄭處士墓誌銘

鄭君諱倫字次山福州閩縣象山人象山並海
民貧依大姓以活其貧乏轉徙而失其所依者
盖多矣鄭氏居是土二百餘年為著姓曾祖銘
祖忻父雋世以輕財急義名其家賑恤飢之不
計有無里閭德之紹興間海盜熾剽民屋且及
其里里之父老謀曰今遇盜必死無鄭亦死祈
盜以全鄭可乎相率冒死以請于盜盜服其義

卷三十五誌銘

秋毫無犯航海之官過盜攻劫不能歸者聞其風往依焉為治廬室給衣廩久之如始至卒全其家里人至今往來樂道其事若少聞祖父之志即慨然能容一家然後可以治一家能容一鄉然後可以居一鄉故於親族鄉閭之義尤篤友愛諸弟無間言撫教諸子無異已出創閣家塾之上使其子與羣從子肄業焉取夫子荅子路問士之義名之曰怡蓋勉之也嘗為詩以示之其意以為唐人書忍字善矣未若初無瑕隙可忍之為愈識者以為知言官以繇役令民兄弟析產君太息諭諸子曰是為政者教人以薄其親也汝聞祖父之訓乎產業財賄兄弟同之吾奉先志罔敢失墜公家之事非汝所敢知謹勿敗吾家法耳春秋燕享吉凶慶吊雖族屬疏遠未嘗或遺恩意浹晚歲彌篤族黨乖異者必委曲曉譬以平其憾里閭假貸有所逋負輒焚券已責以財委人有所侵盜或請治之曰勿任足矣彼既盜用尚安所責備耶有侵其由廬疆場者亦不復校曰所爭幾何而失吾鄉鄰之意耶鄉人無賢愚皆以長者目君好事者亦為

歌詩以美之嗚呼真可謂長者之風而善守家
法矣君天姿穎悟志尚高潔好讀書不喜營利
壯歲即棄場屋放懷山水間為詩自娛其言多
出於脩身竣命之意不事華采而皆有補於風
教名其讀書之室曰正己端莊以居雖大暑未
嘗見膚體造次夜起必冠曰豈以晦冥故不加
整飭耶與人書簡未嘗草書律身甚嚴而居家
接物寬和樂易事親孝養篤志居喪哀毀過人
教子勤懇為擇師友訓以理義至或有過未嘗
厲教責之閨門之內雍和如也病且革戒其婦
曰汝為冢婦異日介婦歸其相率輯睦毋以小
利傷大恩家人復請所欲言則曰從孤女未行
吾憾也語已命之退恬然而逝蓋其篤於親族
之意出於天性故雖老且死而不忘也卒之日
寔慶元元年八月戊辰享年六十有一先娶吳
氏早世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適適邁适孫男一
人元孫翰嘗與適遊因得聞君之賢為最久後
謁君於象山之中觀其氣象聆其言語凝重溫
粹誠實懇惻然後信所聞之不妄也適將以三
年九月甲寅葬君於龍角山之原以王明府之

狀來曰願請銘余悼夫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
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寢微粹然生物之
心與天地為一體者斷喪淪泯臨小利害未毫
髮比則父子兄弟反面若不祖識如鄭君者豈
不足以激頹俗而厚人心哉遂不辭而為之銘
曰

人物並生氣同體均孰合而離孰踈而親先
民有言仁与不仁鄭君之先逮于厥身稟此
春和裕彼鄉鄰孝友任恤曰睦曰姁君實備
之有志未伸獨濟其源以溢于後人

方夫人墓誌銘

慶元五年春三月辛酉象山鄭適成叔以其外
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與其日月
之數及凡居喪之品節以授方氏之孫俾行之
如禮某年某月某日將葬于某縣某鄉某山之
原成叔復以方氏之狀來曰願請銘予嘉成叔
之能篤於親而志於古方氏之孫能不徇於俗
而惟成叔之言是聽既受其狀讀之因仰而吁
曰嗚呼禍福倚伏之期豈不甚可歎哉守道者
不以所遇易其志雖無意於福而未必不得福

分之不安而或然以避禍為心者禍亦豈可終
避哉予於大人方氏之故有感焉成叔之狀曰
方氏於莆為善姓在宋末有古名數于福州閩
縣之象山者其先曾德德不仕至諱某者年踰
九十始用高宗皇帝度真恩補迪功郎夫人
其長女也生有令姿淑淑而高潔年十三喪其
母吳氏佐迪功君治家事勤以薦友兄弟敬以
和年既笄適同里進士林君松木六年年二十
有六而林君卒事其姑如事父及其夫之女弟
如任室之也而方氏即毅然入有人所不能及
者焉予二八曰諱才良才女一人適處士鄭君
適之先君子也有賢行鄉人稱為長者鄭君偉
才既有室而卒良才亦蚤世孫二人友孫恭孫
皆幼夫人惻然當一家之寄不惟保其田廬以
無失墜而其溫惠正信又足以孚於鄉人不惟
撫其二孫以無廢林氏之祀而又教之義方以
得為良子弟二孫既長有立而夫人卒享年八
十有三夫人始終之所遇如此古者婦人有三
從之義夫人所從何其坎壈而多故耶少哭其
母長哭其夫又哭其子古之所謂窮而無告者

分之不安而戚然以避禍為心者禍亦豈可終
避哉予於夫人方氏之狀有感焉成叔之狀曰
方氏於莆為著姓五代末有占名數于福州閩
縣之象山者其先皆隱德不仕至諱某者年踰
九十始用高宗皇帝度壽恩補迪功郎夫人
其長女也生有令姿溫淑而高潔年十三喪其
母吳氏佐迪功君治家事勤以薦友兄弟敬以
和年既笄適同里進士林君松未六年年二十
有六而林君卒事其始如事父友其夫之女弟
如在室之兄弟而守節毅然又有人所不能及
者焉子二人曰偉才良才女一人適處士鄭君
適之先君子也有賢行鄉人稱為長者鄭君偉
才既有室而卒良才亦蚤世孫二人友孫恭孫
皆幼夫人惇然當一家之寄不惟保其田廬以
無失墜而其溫惠正信又足以孚於鄉人不惟
撫其二孫以無廢林氏之祀而又教之義方以
得為良子弟二孫既長有立而夫人率享年八
十有三夫人始終之所遇如此古者婦人有三
從之義夫人所從何其坎壈而多故耶少哭其
母長哭其夫又哭其子古之所謂窮而無告者

夫人居其三焉其六可悲也巳夫人守志弥堅
厲行弥篤平享高壽二孫知讀書好學而又有
成叔為之外孫以禮相其終而述其行以詔于
後夫人於此又何其幸即使夫人於禍變推折
之餘而不能保其自以全其壽其生也不為鄉
閭之所稱其沒也亦將泯々而無聞矣此余於
夫人方氏之事為之三歎者盖不但為夫人歎
也銘曰

太虛冥運兮尸之者誰禍福倚伏兮我罔敢
知彼日而食兮彼月而虧此心凜々兮百挫
不移有後而賢兮有壽而耆沒而以禮兮憾
寧有遺我作此詩兮以儆世迷嗟爾子孫兮
勿替引之

吳夫人墓誌銘 代仲兄撰

夫人吳氏福州懷安縣達溪人父諱貴有隱德
夫人以姿性柔淑聞于里里之大族爭遣媒約
婚不聽曰是女必以歸詩禮家石粟林公諱茂
個儻重信義有賢子諱齡少穎悟喜讀書善屬
文將聘婦則曰非吳氏女不可吳公聞其言一
日適相值語道意乃酌酒定婚夫人歸逮事祖

姑曾氏曾氏晚多病舅及姑高氏奉事起晷蚤夜不少懈夫人承其意輒先之舅姑曰此吾事也尔母預夫人曰有婦以代勞也曾氏曰吾病且愈爾曹其休矣其上下雍睦如此舅喜客客至必盡歡不計家之有無家素厚坐是日益窘有譏者則輒笑曰儋石為黍當飯幾客薄酒伏雌為費幾何夫人聽從婉娩曲順其意几榻膳羞整潔豐備常若客至未嘗敢以貧為解舅姑沒夫人治家益勤禮賓客不廢其舊故其夫與其子憲即守即益得以讀書肄業從賢士君子游家事瑣碎一不以屬心夫既沒而夫人年已七十矣二子不忍朝夕離侍側夫人輒戒之曰汝讀書當如乃父敬禮賢士當如大父母以我老故有怠心以是二子交道日廣聞鄉之名勝不以道之遠近齒之長少皆願裹糧誣首而與之交夫人極力資致無惰容每曰汝能從賢者遊雖不在吾側吾樂也憲卿遂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而与東及東之季第翰交最厚後三皆能自檢飭為名士里之人相與語曰二子之賢嗟乃母之教也夫人以慶元己未十有一月三十

日戊午卒享年八十有五子二人女一人適進士吳溥先夫人卒孫一人蕃孫女一人夫人止恙時憲卿嘗從容曰浮圖氏之教行而先王之禮遂廢天堂地獄寧有是事耶夫人曰汝能守禮吾死無憾矣故夫人之沒也二子治喪尽斥去浮圖氏法一以禮致其哀里人族黨謗言日至晦菴先生貽書以勉之而謗者始息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五代王氏崇奉塔廟而其說始熾於吾閩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薦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卒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復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焰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夫人生山谷間乃能以禮誨其子而不溺於異教如此是豈不謂之賢者耶將以慶元六年二月十四日庚午合祔于高嶺之原其姪吳宗萬与其夫之族子士蒙狀夫人之行來請銘予既從夫人之二子游且嘉夫人之行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未筭而見愛於父母已嫁而能順於舅姑厲其夫若子以孝而交天下之善士全其終以

禮而不溺於昏妄之浮圖夫人之德始終全備如此是豈可不銘也夫

林端仲墓誌銘

有隱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懷安縣粟山人州之山自北而來者曰雪峯曰居儒曰芙蓉壽山九峯皆巖谷嵌嵌巔崖崛崿可喜可愕粟山當其中蜿蜒扶輿回復磅礴有清淑之氣居其間者多秀民傑士孝友雍睦發於天性豈非風氣使然耶公倣儻有偉志未冠遊四方與方外之士交有異人焉與之處愛其才授之書一編曰讀是可以活萬人公退而閱之乃黃帝政伯相與問荅之書其品裁劑量則國工名方未嘗不載也公歸築精舍於其居之前病者造焉公則齋戒涓潔如也隱憂館而食之日往視焉曰安則喜有不安節則為之惻然終夕不寐其以息數踈數決人死生於數年之後如燭照龜卜方匕之劑以起人死而肉白骨者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諸公貴人聞公名者爭欲致之公入有左右圖史之娛出有山林池亭之樂率十餘年未嘗至城郭深山長谷窮悴無聊之小民

昏暮叩門以疾告者公遺之藥且調之未嘗責報焉輕財重誼視人之急極力振之惟恐或後里閭之間有利於人者公常慨然為之倡嗚呼若公者豈可以醫名者耶豈亦如古之憤世絕俗寄於醫卜以自晦者耶公之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居之二十里翠微寺之比其子子牧與其子子駁之為兄後者嘗以公之志氣從學於予予又嘗假館於其里樂其山川之勝而知公之行為最詳故其葬也子牧來請銘予嘗歎夫天地萬物本各同體痒痾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恤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為天子宰相操殺生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為大醫王左提箴砭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為民害者今翰老矣無能為也惜公之死而考公之行豈不有所感也夫銘曰

負陰抱陽同一域胡為不仁相禍賊杰子入井皆怵惕知公此心可醫國

黃仲脩墓誌銘

余為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媿名儒鉅公彬

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而質直其天性然也黃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門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輕發一語氣貌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飾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然無雜賓焉自是累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迹未嘗造公庭間嘗走鄉疇視時穀價之貴賤仲脩獨下其價以售調郵閭里役於仲脩之家者歲凶無流徙焉薦於教子不為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為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吏部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次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靜江府義寧縣事愷之孺人徐氏之孫貴士逢吉夫人管氏之子叔祖瓊管公擇仲脩於羣從之子最賢者以為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產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者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令仲脩家世如此廼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
之意豈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
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
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洽次
以疾廢慶臣娶晦菴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
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
後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遣姆來曰
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
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
寄語于朱氏謹毋以貧為嫌二子無異意焉嗚
呼非獨仲脩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
於家人固若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
十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
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旣獲交於仲
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為
最實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為基胡墉之崇猗
欵仲脩古人之風器大穀宏不于其躬銘以
俟之列于幽宮

篤孝傳公墓誌銘

公諱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也曾祖俊祖安民
建炎中以收送賊補官進義校尉父時中從政
郎為宣撫岳公賓客母胡氏生於紹興己未以
開禧丁卯六月丙午卒于正寢將以嘉定元年
十有二月癸酉葬于所居之南荷田源是歲十
月公季子塘走臨川謁公之友長樂黃幹泣而
言曰塘嘗侍先人師晦菴先生而友吾子今不
幸棄諸孤葬有日生平之梗槩託以不朽者先
生歿矣子何說之辭幹謝不敏又泣曰德与位
世所有也先人之友莫子若也子何說之辭發
其書讀之公剛方質直孝友信義行於家庭著
於閭里天資敏悟不樂時學少習輒棄去端坐
一室左右圖書持身斬、無違行接親族有恩
矧人之急常恐不及凡公之性行皆可述如此
而於事親尤篤飲食起居未嘗頃刻忘嘗遊蕪
湖一夕有感而歎曰吾親其有疾乎旦即馳歸
千里不數日而至從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
念至即馳往裴回信宿而後反庚申之春幹嘗
侍坐於晦菴先生之側有麻經管屨扶服而前
者貌不勝衣言不能出諸其口問其姓名則公

也先生方與諸生習禮於武夷之下愛其賢書其所携從政公之事狀曰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先生沒明年且葬柩行公張、而來且號且拜俯伏於道若將隕焉送葬者重為之垂涕方是時偽孝之禁嚴縉紳恥言學孝者更名它師至有吊賻不及門者公獨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公誠孝人也以其愛親者施之師由是充之則凡干塘之所述皆可信不疑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諸老先生迭起力扶之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抹大本之老博聞多見適足以為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為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晦今諸老先生既沒如公之薦實躬行者亦復相繼而逝是豈不重哀也夫公娶張氏子三人夢得夢與塘業進士塘嘗與鄉貢皆薦信好學有父之遺風焉女四人長適修職郎前筠州主簿趙汝偁次適待補太學生王大年次適進士周士珍孫男女十四人男謙巽觀咸益渙女長適漕首進士趙師

櫓次未行翰既謝不獲遂次公之行而為之銘
銘曰

學之大先人倫行有實豈其文參也魯以孝
聞一唯間策奇勳嗟後世胡紛紛母他求視
茲墳

董縣尉墓誌銘

番陽董君叔重之子浚以書走漢陽叙次叔重
之言行以求銘於其父之友黃翰曰吾父治命
也奉其書而泣進使者而問故嗚呼翰嘗從游
於晦菴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終周旋最久
且厚者惟叔重為然宜其疾且革而不予忘也
其何辭叔重諱銖世為德興望族唐保大間始
有以仕顯名者本朝慶曆以來六世從祖諱
淵為太常博士高祖諱介卿為刪定自是業儒
益衆登進士第者相踵曾祖材處州縉雲令祖
陵隱居不仕考琦廸功即致仕有賢德晦菴先
生嘗誌其墓叔重天資警敏動志於學自其少
年已為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
手致也既冠鄉從之儒先程公洵遊公語以晦菴
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奪取大學中庸

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裹糧入閩掘趁函丈不憚
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
曰更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
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
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中
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
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
體當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
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
真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
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
間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
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稟志尚可與適道未
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
非愛之深望之至耶則叔重為人亦可知矣叔
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
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
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
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
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復辯難然後即

先生而折衷焉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
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
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汙者有昔嘗
親厚恨不薦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
勉以散遣生徒為遠害計諸生雖送奪亦有為
之搖動欲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
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
能若是乎叔重敏志工於文詞藻麗而醇正嘗
貢於鄉矣迨其晚年始中進士第授廸功郎婺
州金華尉轉從事郎以沒入比皆以叔重不得究
其用為恨然使叔重以少年即擢高科為世所
用必不能用力於學雖學亦不能專心致志而
有得也得此失彼亦何憾哉叔重事親孝於朋
友義以誠家素厚喜施予親舊貧不能自振者
竭力扶持之有利於鄉閭者爭先為之歲或大
侵必發粟以賑貧者故其沒也鄉人皆為之垂
涕焉叔重之施於家施於鄉如此則推之於世
猶是也士奚以窮達論哉娶祝氏生子二人浚
之弟曰淪孫二人曰槩曰粟叔重以嘉定甲戌
卒享年六十有三葬于其鄉銀城九峯之原卒

之明年八月也先師沒十有六年交游凋落後
生無所師承而微言將絕翰与叔重生同年學
同師叔重沒而予亦老矣故重為之悲感次其
事而為之銘銘曰

師之誨兮諄：君之德兮恂：交朋友兮以
義處閭里兮以仁世方艱兮心愈壯身雖屈
兮志則伸正以斃兮奚所憾尚其似之兮後

周舜弼墓誌銘

君諱謨字舜弼姓周氏其先會稽人八世祖勅
仕南唐李氏有軍功官至御史中丞徙居江州
瑞昌縣今為南康軍建昌縣人君資強毅果於
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少警敏耆學兩
預鄉薦文公朱晦菴先生守南康君樞衣登門
盡棄其學而學焉晝抄夜誦精思篤行南康抵
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君嘗往就學先
生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
瘴癘之鄉君又往來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
請益先生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
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毋
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

鄉人多效之先生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
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先生沒偽禁
方嚴君冒隆寒戴星徒走偕鄉人受業者往會
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
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
其卒以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祖妣
彭氏墓左嘉定戊辰七月也娶李氏有淑德盡
婦道後君三年卒其葬以君之祔穴子三人曄
炳昭皆業進士炳亦預鄉薦女適進士蔡樞崔
若訥黃萬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
內之士從之者郡有八焉先生沒學徒解散斬
靳守舊聞漫無講習益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
間有李敬子燾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
量兄弟即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季一集
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
有過規正之歲月浸久不少怠餘始仕江湖間
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
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
里集中來會者十七八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
是君之子曄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吾父入閩

與子交最厚墓木拱矣銘未立將有待也子辱
與吾黨之士游又辱過其里敬請又泣曰自先
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闕士始
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為季集亦吾父發之今
沒而無傳焉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循諸
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
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
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非舜
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廬阜兮蒼：彭蠡兮湯：地靈兮鍾秀物產
兮多良諸儒兮勵志吾道兮有光夫君兮始
倡沒世兮不忘

吳節推墓誌銘

君諱居仁字溫父姓吳氏建陽縣考亭人考亭
溪山之勝甲建陽文公朱晦庵先生卜居之君
其西鄰也先生以道學訓後進四方之士日造
焉暨君至則竦然起敬延之上座語移晷乃退
幹嘗私請焉曰此真廬吏也嗟異者久之又數
年先生為幹買地結廬徙其家以居則又為君
之西鄰焉於是始識君君亦折輩行為道義交

故知君之履行為尤詳君沒之十年仲子從周以其壻葉士龍之狀為書走漢陽曰吾父以廉介自守既沒而無傳焉諸孤貴也又曰吾父受知於文公又獲與子交文公沒矣述吾父之行傳諸後非子其誰幹既與君鄰有雅故其奚辭君之曾祖膺仕至承議郎知福州候官縣有庶聲妣安仁縣君黃氏祖天覺妣陳氏父懋功妣江氏君自少以學行為鄉閭所敬長貢於其州晚以特恩補官為福州古田縣尉再轉為潭州攸縣丞秩滿為融州節度推官君仕所至勤於職業以儒飭吏聽訟必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為州縣式居官常俸不足自給君洗手奉法一毫不妄取古田之人稱其清廉世所絕無以倍語目之為生羅漢邑人思之至今丞滿不能歸邑長以富民之訟產者囑君且曰行計可辨矣君笑曰此言何為至我哉遂徒步以歸廣西部使者知君貧不可以不義屈也委君行視十邑倉粟一切餽遺悉却之大為當路所知共薦之而君沒矣同寮交致賻始能以喪歸君生以建炎丙午其沒以開禧丙寅葬於

其鄉均亭里石溪之原娶翁氏先君二十年卒
子三人有洽從周子容今其存者從周也女一
人適進士黃拱孫男四人椿田杞柳孫女二人
長適進士葉士龍讀其狀皆生平閭里所聞見
可考不誣也嗚呼貧固人所難處君老得官且
家貧又多累獨能以廉自將是則真可敬也其
為大賢之所推許也宜矣吾聞君之八世祖殿
中丞文靖與其弟比部自外郎文秀自國初
擢第歷仕三朝祥符三年同日告老辭位而
天子以三朝元老加賜章服以華其行時人榮
之以比漢二蹠侍郎李虛已以詩餞之有常棣
陰中齊拜表眷令原上對懸車之句然則君之
清風高節其源流固有自也吳氏之先自太伯
避位逃奔于吳孔子稱其至德其後季札有賢
德孔子題其墓今君亦以廉見稱於文公豈其
苗裔耶何其多賢也抑予有感焉始予為兒童
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
皆鄙賤而不与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
孫至無以為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
矣視俗之所尚大与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

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惛然折而為廝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當思之廉而貧賢也貧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駘習見其父祖之所為而效之其為盜可勝旣耶孰貴孰賤必有能辯之者予因吳君之事併書之以為世戒且以勉其子孫銘之曰謂貪為可樂兮跖名以盜謂廉為可貴兮夷死以餓歷前聖以折中兮跖之鄙而夷是慕嗚呼賢哉是謂有宋廉吏吳君之墓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

嘉定十年冬十月壬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果州李君諱道傳字貫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為宗社無窮之計者是懇惻愛民救菑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得全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其守者斯人也止於斯可哀也夫明年冬太府寺丞知南康軍陳宓以書告于長樂黃榦曰李

君有惠政於江東樂與此邦之士遊今亡矣從
之遊者祠之廬山樓賢寺子与李君交最厚願
有記餘悲君之不可復見遂為之記以見君之
誠於身信於友也又明年君之兄弟若子以君
門人牟桂之狀來請銘又得以考君事業氣節
而備書之尚何辭君隆州井硯縣人曾祖公錫
祖發宣義郎父舜臣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
朝請大夫宗正公官中都君年始十一試胄監
中貴人主選者異之曲加問遺君端坐不顧識
者卜其異日之所守矣少長讀程子書知講李
涵養之要玩索理義至忘寢食雖處閤室整襟
危坐肅如也未冠博通經史百家為舉子業不
逐時好較於有司名常出衆上賜慶元二年進
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秩滿移蓬州州學教授
開禧用兵虜窺散關急君以諸司檄計事道聞
吳曦反君痛憤見於詞色即遣其客間道持書
遺制置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材犯順
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
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亦使虜知中國有人稍
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傳趙亮以

曦意脅君君以誼折之遂棄官歸逆曦平有奏
君抗節不撓潔身自全者詔進官二等由是中
外交薦嘉定二年召除太學博士宰偏有子以
誦書應試風同列鳴君君卻之兩學之士多君
有守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沂即有
母之喪官吏例進秩君曰有執事之勞者推恩
可也吾輩何与焉辭不受遷秘書郎閱月又遷
著作佐郎見 上首言人才盛衰係學術之明
晦願下明詔尚正季取故侍講朱熹論語孟子
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
以周端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
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君君不為動
兼權考功郎官令史有以其御史意求更定欲
筆者君曰欲筆不可改也自是六部郎官缺君
遞攝之幾二年無敢干以私時新進用事賊賄
成風會再對首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才吏刻剝
殘忍誕謾傾危之人紛然進矣君求補郡執政
使諭曰進書近可待也請愈力六年差知真州
君至按圖牒覽形勝歎曰要地也可無備乎城
圯弗治前守請於朝得緡錢斛米以數萬計甃

護之所費僅四之一君益以劄計盡甃之並江
居民視城中幾十倍請築翼城不報乃請築兩
石垣益浚二壕緩急有警復決州之東西陳公
塘以水為阻而人心始固矣創築倉廩請廣儲
蓄上出內府錢命增糴四萬斛以實之忠勇軍
舊千人亡者半君既募定廼為置統率嚴教閱
議出入禁役使軍政肅然復條弩手民兵按閱
之法上之及請六合戍兵聽守臣節制皆報可
君以禮下士數詣學校誨以聖賢經訓瓜步故
有魏大武祠牲幣湊集君曰此地昔拓跋燾所
踐蹂豈宜獲祀悉取土木偶投江中以除民害
七年秋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將行
別儲郡計錢四萬緡為樓櫓費弛負輸六萬緡
去之日帑庾視始至皆倍焉君之為部使者按
行屬郡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
大黥小逐百餘人狴獄不當繫者二百餘人盡
釋之弛負錢一十餘萬緡決訟牒二萬餘紙所
過村落細民翹事者日夜坐而聽焉無不得其
情而去池陽戍將以責賄不滿意杖其統制官
幾死其弟翹于君不受翹愈切君逮繫之密以

告江淮制使移他屯得不死後制使奏言軍帥
以求貨杖殺將士歲至六七百人自今將佐有
罪並送所在州論鞠如律奏可蓋自君啓之夏
大旱君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離鈔法之行
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剝削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多從之時三部使者分賑九州君得
池宣徽三州十八縣獨居一路之半得濟糴米
三十萬斛錢一十萬緡通商勸分足以均給君
既分委寮屬又躬行省視窮冬風雪中竹輿上
下山坂深村窮谷靡所不到起十有一月盡明
年四月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鄰郡九江來告急
亦輟糴舟濟之賴以全治者甚衆新宣城守素
無慮柝君奏罷之主之者大怒卻號凋弊乃命
君攝事以困之君搏節閔防府計充裕郡為大
斛以受民租悉剖而更制之是歲減民輸七萬
斛既又捐夏稅緡錢六五萬去郡之日帑庾視
始至六數倍君視民疾苦如已隱憂為之興利
除害如已嗜欲推行晦菴先生社倉之法上饒
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社倉之法獨盛江東
人蒙其利江東豪民詭籍寄產以避差役某王

府物力四千緡莫非詭寄君請勅王家吏齋契券質驗仍申嚴限田之法自是豪猾不得肆貧弱少紓矣浮滌德興民訴役錢增重為考其實歲用之外盡蠲之君於僚屬待之有禮至於奔刺斷之以已不為貴要所移初除真州徧白輔臣臺諫以薦奔請託之弊願公奔以勵職業比終更莫敢以書至者及使江東兼攝臬事所奔多不識面受奔者亦莫知其故也新南康守貴男子也庸下躁妄君劾之久乃予祠廣德守臣觀望劾郡博士且詆轉運使真德秀乞避之君請覆實守坐免徽守丐倚閣月椿錢為總餉者所劾都省亦言本州玩視朝廷君為力辯且言所行荒政實出已畫守竟奉祠去君既孤立多忤已浩然有歸志會吏部侍郎胡槩奔君自代遂引疾丐祠不許令君入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首䟽二千言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諫闕失無不歷歷為上言之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治亂者聞者為之悚然上寬容不以為忤也言者論君務為已勝昧於體國除兵部郎官力辭差知果州薦君者方為君

恨而不知君之簡奄宦折逆黨其平昔植立已
如此安有去就出處不能擇其所主而顧為不
義屈哉君聞臺劾下即解舟過京口與其友劉
宰登茅山次九江入康山山南北之士皆來會
幅巾藜杖窮極勝槩飲酒賦詩不知為逐客也
君既得疾即請奉祠乞致仕皆未報疾革屬其
友南康李燾以後事一本朱先生之禮釋老之
說皆不用手為書別兄弟召大兒達可坐床下
記遺言尤以謹藏伊洛之書讀之為囑九江蔡
念成奉易箚語以告則對曰不敢忘已而命左

右出下帷少頃視之已長往矣年四十有八特
轉一官朝請即致仕命沿江轉運司致其柩還
蜀君氣稟清明容貌端直望之若不能勝衣而
其中屹然不可犯羣居終日寡言笑而溫潤之
色即之晬然孝友出於天性內外屬之貧者死
喪嫁娶悉為經紀輒分俸贍之立朝介然無阿
附然沉静安詳人亦莫能窺其際也儀真俸素
厚損其不當得者宣城之祿厚於庾使取其薄
者四方聘幣皆不講與僚吏寓公過客為禮酒
不過五行非公會不作樂其恬淡寡慾無所係

累則學問之本已先立矣自宗正公始以文學
行誼為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為法兄心傳
不樂仕進窮經博古為西州之望其所著述多
行於世其孝性傳亦力學自好其進未可量也
君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
履一歸於正君既擢第慨然有從學武夷之志
屬以家難不果行及為中都官訪求所嘗從學
者相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謙虛下問晝夜紬
繹宏綱大義微言奧旨靡不研究又得門人所
錄問答反覆參考鋟板以惠學者然其為學篤
於實踐不為空言於經史皆未有所論著曰學
未至不敢於詩文平淡條達亦未嘗苟作曰孝
未至不暇其沒也其家裒其遺藁定為五十卷
君之所得不盡見於此也君篤於為學蓋有振
衣升堂涉歷歲月莫能及者故其事業氣節卓
然可敬而窮達死生不能累其胸中也士大夫
不悅學久矣投之事物膠轕之中依阿顧望無
益於成敗之數窮通得喪之來利害未毫髮比
顛冥昏瞽棄其所守者皆是也聞李君之風得
無少愧乎若李君者可謂有道之士否乎是可

以付之萬世之公議矣君娶眉山史氏封安人
三子達可國學進士當可少穎悟莊重如成人
後君八閱月而夭獻可尚幼以君命為伯父後
三女長適迪功即新資州盤石縣主簿杜曄次
尚幼其季後君九月而夭君以嘉定十五年八
月甲辰葬于眉州青神縣盤龍山之原距宗正
公太墓十里銘曰

大學之道曰知與行博文約禮玉振金聲知
而不至如眇斯視行而不力如跛斯履允穆
李侯稟資清明志篤行堅心通義精曰豈徒
言靜存動省暗室屋漏必戒必謹中外踐更
遑卹我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民方阻飢慈
母來哺衮職有闕肝膽披露窮達死生浮雲
太空以身任道萬折必東有言有行為訓為
式勒此銘詩以詔罔極

林存齋墓誌銘

存齋先生林君公度諱憲卿福州懷安縣粟山
人天資莊重篤實淵粹自少已為佳子弟處學
校輩行推其賢喜從當世知名之士遊聞濂洛
治心脩身之學欣然慕之受業朱文公與所嘗

從學者反日以孔孟六籍周程之書磨礪浸灌
充養其德性色溫氣仁言必擇而後發奔動造
次不失繩墨與人交先自下聞人善若出諸已
表裏洞徹人無間言少孤事凡如父撫兄子如
已子飲食居處不忍一日離事瑣細以身任之
相戒飭必曰勤儉家人有所為小大必咨而後
行視親族鄉黨如其家有無患難相調恤惟恐
後誨鄉之子弟必以理義從容談論終日人交
感其誠樂其和相勉以善故雖山谷窮處儒風
之盛不減都邑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為存齋
徒也生平交遊皆已致身貴顯君獨條然大山
長谷中坐幽亭俯清池吟風弄月不知窮通榮
辱之變也文公晚得君稱其忠信勉以學及屬
纘猶惓惓與君訣文公沒君痛甚耆學益苦其
徒吳宗萬林士蒙皆志篤行堅可與進道二子
相繼沒君益悲望後輩日益切而君亦老矣年
七十嘉定丁丑六月壬戌以疾終于家君之曾
祖菁祖茂父齡皆世積賢厚迨君學行始著君
不娶兄守卿之子蕃主君喪哭之也猶父子鄉
人哀之也皆曰吾師逝矣吾誰與歸相與即存

齋祠而祀之所謂鄉先生沒祭於社者則君雖不娶不為無後也越二年己卯九月辛酉葬君南山之麓蕃以君之治命來請銘予與君交最久不敢辭嗚呼若君者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也夫銘曰

學有本脩諸身行於家及鄉人施不遐道則伸琢斯珉示無垠

郭夫人墓誌銘

夫人龍舒郭日休先生名作德之女臨川晏元獻公曾孫名巽之配既沒而狀其行者河東薛慈儉既葬而為之請銘者新城黃義勇叙其事而銘之者長樂黃翰予嘗從宦潛皖愛其土俗之美聞兩家世德為尤詳與薛黃二君交相好也日休博學有行義為淮人所宗師晏氏望族世守禮法薛君耆儒黃君名士皆謹然諾不輕許可則夫人性行稟賦薰習始為女中為婦終為母各盡其道可書如狀不誣也夫人端靜敏慧聞講誦輒通大旨閑於女功極其精巧既嫁閨閫如賓能勉以正夫黨繁衍遇以息禮咸得其情執夫之喪哀痛摧毀既免喪不御綺縠宴

遊之會不赴劄書室蓄經籍擇端士為子師禮以齊家儉以足用迨其晚歲資生之具倍致昌阜親屬貧者月給之里巷死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力賙之歲或艱食輒發廩平其賈夫人之德見於狀者此其大略也予嘗嗟夫世之稱婦德者必曰柔靜然非剛嚴方正以濟之則昏愚庸弱之敗人家者多矣夫人年方三十夫喪子幼獨能以禮節防其身以義方訓其子以勤儉富其家又能斥其有餘以及族屬鄉黨無秋毫顧惜意介然烈丈夫之所為非所謂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者耶夫不能鞠躬盡瘁以直道事其君務為脂韋軟美以偷合苟容者士大夫猶為之况敢貴之婦人女子乎予以是益歎夫人之為賢也夫人孀居四十有八年享年七十有九以壽終子男三人紹祖茂祖榮祖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綰孫男十一人煥炳燁奕煜燁熾斂燿燿燿女八人振之盛又如此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夫人沒嘉定癸酉九月葬於長樂鄉大園窠乙亥九月也銘曰

婦人之德柔淑靜專濟以剛方其德乃全豈

惟婦道臣道六然靖共正直曷其有偏承顏
順旨為世所賢亡家敗國伊誰之愆孰若夫
人行通于天子孫振、省壽永年於昭厥聲
勒銘幽阡

楊料院墓誌銘

文公朱先生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
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賓賢堂以處之楊君
士訓字尹叔實與焉予以諸生從始識君君年
尚少已為儕輩所推重戶部郎中王君遇劉介
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予與王君交最厚知
君志行為尤詳已而聞君擢進士第初試吏為
福州古田尉再轉為潮州海陽丞福州永福令
古田永福又予鄉之鄰邑也君之政譽益有聞
於人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
餉君亦以邑最為諸臺交薦遂以選差監鄂州
糧料院未幾聞君歿累官至宣教郎年五十有
八嘉定己卯三月二十有六也將以明年正月
壬子葬于漳浦縣永清里官陂之原其孤以予
與君有雅故來請銘所以敘述君之本末者皆
予所親見聞也君之曾祖絳祖宗益世積厚德

至父成大始貢名禮部君醇靜警敏少刻厲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劬書不為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文公嘗稱其學已知方則其望之亦至矣持身謹恪一語笑不妄發處家內外肅然少孤事祖母孝遇所願欲雖行數十里不憚艱險以求順適其意所不樂一毫不敢有所拂有疾訪醫行禱循咳百匝鄉空悲泣疾瘳乃已既歿執喪盡禮及葬廬于墓左朝夕哀號至毀瘠骨立終喪鬢髮盡白仕於其邑者相與為詩歌以詠其事厚於親族急難之困竭力調救之雖功總之戚必為之制服蔬食朋友貧願稱貸者倒篋予之無吝色故君之內弟有同居終其身者及君之歿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寫其悲痛之情見之篇什有人所不忍聞者其居官一以寬和為主不為震厲立威名善者扶之豪者柔之人亦感其誠不爾而自化民有爭訟先以禮義曉譬有遂釋所爭而去者至決事姦無所容而曲直咸得其情其治永福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師壇有以民俗險健為言者君不敢鄙夷其民推誠以待之邑之

人士誦君之德不容口有曰公之德量汪乎如
不撓之陂公之接人溫乎如可愛之日潛心可
質之上帝操行不欺乎暗室諸臺亦以豈弟慈
祥聽訟平允薦之皆實錄也自北鄙兵連民疲
轉餉而士不宿飽至卒荆襄兩路軍儲以屬君
君亦以忠誠懇薦慨然任其責上下相慶以為
得人未踰月君歿行道之人皆為之咨嗟涕下
君素廉介至無以為歛總餉者義之帥其僚屬
為之具棺櫬備舟車護其喪以歸觀君所以感
於人者如此則其歿也不獨為君惜也蓋君資
稟既厚而又切於為己之孝故其立行無瑕玷
而孝道之薦尤人所難及措之事業雖未能大
見於世即其已試者克之顧亦何施而不可哉
嗚呼習俗之薄久矣不學者無以議為也學焉
者工言語事容飾植聲名殆類知道者冑中所
存予戰森列雖父子骨肉間不能盡其道多矣
况他人乎况以臨其民乎若君者非古之所謂
篤行君子乎君之子七人景亮鄉貢進士次塵
為族人後次 餘天君之教子以孝悌忠信為
先其餘利祿未嘗一語及之故其諸子皆薦學

謹行克世其家予既深識君而又參之以師友
公論之所推許是宜銘銘曰

厚其根其實必蕃流之長必如其源天命靡
常定理則存濬其源毋伐其根不在其身在
其子孫

李知縣墓誌銘

翰少居里中聞秘閣李公之賢每朔旦必齋宿
往造焉公不鄙延之坐語移日凡治身處家事
物之應訓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隨所扣無倦色
其好善如不及其於窮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公

於是老矣後十餘年友人余元一為邑同安稱
其主簿之賢不容口問其出則秘閣公之季子
也於是始識君又十餘年君以南安丞轉為廬
陵丞秩滿調安遠令又以部使者交辟改為龍
泉令翰適從宦江西去君治所率不過數舍聞
君治行為允詳又數年君以薦者改秩為令惠
之歸善未幾聞君以疾終官舍嘉定己卯七月
十九日也君以父任累官宣教郎享年五十有
四秘閣之賢宜有子矣君又真能世其家者翰
遊君父子間幾四十年老而歸日求里之賢者

與之處如君者不數人而君歿矣明年四月二十有二日葬於候官縣保安山之原其孤憫述君行實來請銘遂叙其事而銘之君諱大訓字君序其先金陵人國初徙合肥靖康間始入閩今為福州閩縣人五世祖諱先以儒起家擢天聖五年進士第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孫公覺稱其有古循吏風以大中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先生朝請即贈朝議大夫諱庭玉庭玉生朝奉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彥倫是為君之曾祖與豫章黃太史為文字友彥倫生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靡靡生奉直大夫直秘閣諱士龍君端重警敏弱不好弄居家孝友秘閣公深器之少長篤意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好之得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諦玩非其類不交鄉鄰罕識其面冲淡寡慾若無意於世者至居官則恪意盡瘁勇於敢為簿職卑而冷例求奉檄入幕府簿書斷絕吏綠為姦君洗手據按會計纖悉終日不倦民產登降官賦贏之無逃者兩丞劇邑南安踵積弊姦豪受民賦與吏相表裏不以入賦日虧民苦追逮君課吏籍其姓名與

所受之數按籍以索不擾而辦廬陵歲委官受租
前期請囑相攘奪既得與吏為市民苦重征官
受惡粟選可委者以囑君君洗手奉職盡草前
弊公私便之歲適大旱獄囚淹滯檄君慮之有
以峒寇繫者七十餘人君得其正犯十餘人皆
伏辜其二十人則為所驅迫餘皆平民官軍掠
之以示多獲獄具白之主將捕盜者力爭庭下
君與之辯明日復以告爭愈力君正色曰將官
殺人軍前則獄官不得與今既付獄是非曲直
當聽有司君安得輒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
四者或謂賊將不當釋君辯其非後數日果有
執尹四將以至者人大服方峒寇猖熾焚燒兩
邑峒連湖廣三路騷然官吏縮手畏遁君往來
兵間無虛日萬安通寇境君攝其事烽火屢警
君不為動密調義丁戍兵以備之賊不得逞而
去郡委官湖南議夾攻之策難其人咸謂無以
易君者潭帥曹彥約得君大喜偕行討賊迄事
始歸峒寇新平龍泉遭焚蕩人心憂疑負固喜
亂者尚跳踉山谷間君既去官以辟就職招集
流庸一意撫摩蹂踐之地 朝廷蠲兩稅君復

請寬年限又請于州給錢積穀以備凶荒大軍
撤戍君謂不可無備語置隴頭寨以捍外寇留
戍兵五百以護縣郭新作縣門示以閑暇人情
始安青草明坑二峒素桀驚或請勦之以息後
患君曰獨不可理諭乎招其酋長十餘人或戒
以勿往皆曰李知縣非欺人者既至為具勞之
諭以禍福皆泣謝誓不敢他志於是籍鄉丁明
保伍使聽命隅官又擇其有信義能帥眾者為
都隅官以統之有警則互相防守不率則更相
糾察眾皆欽呼而去相與勒石於石筍峯頌君
德以明不敢有負自是鄰邑連歲竊發以此曹
不從亂皆莫敢入縣境君於理煩劇如此至
為歸善事簡俗醇治以安靜以民未知禮鬪狠
告計形於親族衣冠喪葬無復品節為文戒之
民俗自化君既簡追呼罷科抑民六田里相安
獄訟衰息可以卧治而君歿矣簿書財穀獄訟
甲兵俗吏誇之以為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
化儒生喜談以為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
根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若君
者倥偬則力事功閑暇則修禮教儒而不腐吏

而不俗此豈常情所能及哉君所至以廉勤整
辦稱其在江西臺府交薦君自處恬然未嘗曲
意阿世故功多而報嗇其於財利未嘗秋毫經
意故其歿也以田易地而後能葬嗚呼是可謂
賢者也是真能世其家者也君娶陳氏子三人
僦介徙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浙漕進士林夢
庚次適廸功卽汀州寧化縣尉林光謙次在室
銘曰
業紹於家孝修於身行孚於友利加於民何
辜于天有志莫伸聚散倏忽如空中塵顏天
跖壽孰暴孰仁不亡者存視此堅珉

族叔處士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釐而為三派而為六
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
人挾策為儒者累々不絕紹興間察院公始以
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子宣教君杲通
直君東六皆孝友廉潔挺々有文風又六七十
年後跖之黃諱叔忠者生先覺先覺生俊卿俊
卿生公諱凱字舜奉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
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傳皆雅飭為良子

弟南金以弱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
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
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兩娶陳氏
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
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為
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
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
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
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為法則
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公于
桑溪長山之原其族孫翰為之誌其墓而系之
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
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林處士墓誌銘

龍門三灘之勝清邃雄特著於永福有隱君子
諱仁澤字德俊居之篤行遠識信於鄉之人大
理卿黃公景說國子博士杜公申皆鄉鄰之望
巖介少許可道君之賢壘壘不絕口翰嘗欲禮
於其廬未能也間與其弟若子遊則如見君焉

投老來歸卧病田里不復有志於當世之賢豪
而君亦已為古人矣其子宋偉踵門泣且拜曰
葬有日願請銘考其弟羽所述之狀則君奉親
以孝聞事寡嫂如母撫子孫極其慈視兄之子
若已子樂賓客喜施予處鄉閭以和遇童稚如
成人田夫野叟如敵已樂君之德歛衽而稱道
之者內外無間言家故多貲中更變故簞瓢屢
空人不能堪君處之裕如也及其子入太學士
舍選疲精竭力營菽水以進其親有餘矣君不
為喜厲其子以學尤嚴以切自號龍門牧翁放
懷山水之間宵朋觴詠終日翛然有遺世獨立
之意利害得喪与夫橫逆之來一以虛舟視之
不為毫髮自累忽一日晨起命家人具酒肴集
羣從語以死生旦晝之常若相訣別焉者於是
治楸枌相丘隧卒酒属客笑傲其旁觀其神采
無異平日後數月以疾終于正寢盖君之兄仁
實嘗受業於晦菴朱文公退而講習如師友厭
棄科卒刻意聖賢之學嘉言善行沉潜玩繹終
其身不少懈則君之自得周旋乎日用之間傲
睨乎塵俗之表其以是歟予嘗疾夫世之季者

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
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
之變鮮不悖繆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
道哉况於不學者哉若君者可謂篤行遠識之
君子矣君之曾祖校祖覺民又必先世積厚德
母黃氏外祖純夫以文章行誼著於州里娶黃
氏先君卒三十年子男女各一人男宋偉女適
進士黃淵孫男女二人君之生以紹興壬申其
歿以嘉定己卯十月明年十月壬戌葬于東山
之麓銘之曰

龍門之灣昔所遊兮東山之麓今所休兮生
死旦晝等一漚兮與化俱逝將安求兮俯視
斯世猶苦囚兮何不萬年樂斯立兮

朱夫人墓表

賜冠帔夫人朱氏紹興丞相魏國公之季女常
德臨汀郡侯之女弟是為某官陳公之婦都昌
令元平之妻子七人女三人享年若干以慶元
五年某月歿于福州所居之小寢元平方調官
上京聞其喪哭之甚哀將以是年某月葬于某
鄉某山之原元平三過予而言曰此吾賢配也

丞相魏國公酷愛之吾從官遊四方坐曹不少
暇凡衣裘瑣碎歲時薦享賓客問遺得以無闕
漏者惟夫人是賴吾之子非夫人所生者凡三
人夫人撫之無毫髮異意飲食衣服必先其夫
若子不足則啜空器衣敝襦泊如也夫少為人
子長為人妻又為人母能若是亦可以為賢矣
乎今臨汀公既為之誌其壙矣吾與子交最久
且厚吾猶不忍吾妻之泯、無聞也子盍有以
表其墓乎余惟夫人之行不聞于外知夫人之
賢者莫若夫与 乞臨汀公既為之誌元平復与
予言如是予尚何言哉予與元平交且二十年
元平慷慨奇男子也生平視世事不如意輒上
書闕下論得失斥公卿賢不肖立部使者郡太
守庭下辦事可否刺口斥言不少忌以是官不
遂家故豐厚坐是反困約予觀元平之所為與
其所遇如此意其妻孥當甚苦之然賓客過元
平之家輒笑語移日其杯勺般核皆若素備以
待元平不時之需其飲饌陳設必精以潔其庭
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奴隸趨走執事惟謹大不
類元平之為人朋友患難雖甚之輒罄囊以賙

之升堂琴瑟和鳴之聲聞於外子於此有以見元平夫人之賢矣婦人之行莫大於順其夫由貴盛而處窮約雖男子有不能堪者今夫人乃能與元平相安如是是可不謂賢乎元平所與朋友見元平之豪俊不可羈束鮮不病之視元平之官不遂且貧鮮不姍且笑則元平之友反不如元平之妻者多矣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沒勢利使其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如元平之家乎故予於夫人不惟有以見其行而又有以厲當世不惟有以見夫人之賢而又有以見元平之能刑其家也是為表

仲兄知縣墓表

慶元六年五月十有一日通直郎知撫州樂安縣事黃君東字仁卿至撫州之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官舍教授劉君瑱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君未至州而糧已終矣劉君亟取其家器四質金買棺製衣以襲以斂徧走部使者臺郡寮屬以告而賙之丞相廬陵周公以幣來賻旁縣他郡聞君名者雖非雅故亦交致

禮然後君之喪與其孤幼始得歸達于福州嘉
泰二年秋九月葬于懷安縣柘枝山保福僧寺
之東北隅君之家世族系見於晦菴朱先生所
論御史公之墓君公之次子也遺澤補將仕郎
歷任廸功郎監吉州酒務全州法曹閔陞從政
郎南劍州沙縣丞轉文林郎監衢州稅務轉承
直郎改秩通直郎知吉州萬安縣丁內艱服闋
受令任君天資警敏而簡默遲重喞然如不能
言者少遊鄉校多為先輩所稱道屬文賦詩思
致清古遇事無鉅細咸研精極思其所規畫人
莫測其意及臻厥成往、歎其不能易也故其
居鄉親故事有難理者必即君謀之及當官雖
筦庫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訟難剖者悉以
委君同寮聯事者文書行非君莫敢決間遇詰
責率賴君以免故君之所泣輒有稱而既去無
不思之者廉介之行人所難及常俸之外凡以
例得者皆卻不受官之雜金苦敷諸吏以給公
用者一切屏之每之官警盜之卒非法所應役
者遣之雇天之金非法所應用者歸之既終任
供帳之屬一毫不以私其家故相番易趙公知

君之貧其帥閩也屬君校書而月饋之謝不可
則受什之一二請君攝事鄉邑辭曰有先人之
訓不敢違居官辦職不為表襮以求人知所至
未嘗以姓名通諸司副介自持雖州縣長吏不
敢溷以私事所當爭則脅以斥逐不顧也以此
官既不達而家益貧然君處之如未嘗任衣食
䟽糲妻孥以下有不能堪者築室先壠之側仕
已則扃焉日與田夫野老出入桑麻之間頗有
終焉之志以家事為累未能也御史公既歿家
無餘財田畝之入不足支數月君奉太夫人撫
弟妹三十餘年之中米鹽瑣細靡不躬歷黽勉
有亡未嘗告憊以故太夫人之意甚適而弟妹
亦皆賴以有立俸入之餘銖寸積累嫁女弟從
女弟及弟之女兒三人至遣弟之女則囊篋絲
縷無餘矣嗚呼以君之才識豈不足以致富貴
至於貧困者取於人者廉也以君之簡儉縱不
至富貴亦豈不足自給至於死無以為歛且無
以為歸者施於弟妹者厚也無所利而為善古
人猶難之若夫顛連困躓以身殉義沒齒而無
悔者其視古之有道之士見善明而用心到者

何如也。君娶延平張氏，有賢德。事姑孝，處內外以和。能承君之意。君初無子，得張氏子，撫養之。復以叔弟之子益孫為後。君歿前三歲，有子曰安孫。既歿，有遺腹子曰寧孫。惟吾家自御史公以剛方潔廉慈愛惠利著聞，當世號稱名卿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令君所自植立。又如此三子皆幼，而二弟亦已老矣。大懼君之行泯，無傳將無以著吾家世濟之美而昭先訓於無窮也。遂洒涕而誌其梗槩如此，以表諸墓而示後人，使有考也。季弟迪功，即監嘉興府崇德縣戶部石門犒賞酒庫榦述。

勉齋先生黃文爾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祭文

祭臨江劉靜春先生 諱清之字子澄

嗚呼去古愈邈道學不明末俗喧阗匪利則名
豈無大賢挺生斯世彼昏不知孰發其蔽吁嗟
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
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閨門雍：兄弟
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
推已愛人尤極慇惻人之有善稱道愉揚不責
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

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菌鸞鷲同然
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誰逆其耳
翰也顛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振衣
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已未之冬
歲莫天寒奉命造朝艤舟江干折簡來呼治子
行李武夷金華惟子所止二三偉人為世宗師
莫啓其行已背而馳廬山之陽杖屨幾月別後
詒書勉厲不絕尚期他年執經遠遊南北犇馳
有志未酬千里訃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豈曰
私慟天不佑善斯文已孤奉世滔、斯人何辜
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獲將命敢不
蚤夜益堅所行庶幾有聞如見先生投淚緘辭
寄觴以酌惟神之靈鑒此微意

祭丁復之文

嗟、復之如君之賢而止此耶信耶非耶病草
之書伯休文之之訊胡為而至於是耶勉我以
學告我以死捧書長號濡淚滿紙嗚呼悲夫其
何有於余逮死而不已耶以復之、倦、於余
則余之恨於復之者抑可知矣荒村之陋茅屋
之底春雨對床秋風聯騎挾冊承師質疑問義

退歸切磨夜分乃寐往來七年終始一意至今
漳溪之涪山翁野稚尚能言善哉二人者之為
友也孰謂復之而遽棄耶賢哉復之少有大志
蟬蛻於名利之場鞭加於聖賢之地視其貌若
不勝衣考其所操凜然有君子之器先民有言
順事而存得正而斃達人大觀生死一致有如
復之固亦可以無愧矣顧余未死則將奚恃余
目孰視余足孰履扶持一傾顛沛頓委則余之
所恨寧有止耶家空四壁目極千里聞喪不前
朋友之恥緘辭寄哀幸勿予鄙自冬徂春聚糧
于邁庶得以哭于殯弔其父而撫其子也嗚呼
哀哉

祭林丕顯文

嗚呼人心厚薄之不同古今人物之所以異也
古人不可復見則能如古人者誠足貴也如君
之賢篤厚誠實之風求之古人亦可以無愧也
慕親之孝顧瞻松楸常若承其志也愛子之慈
從容訓誨常恐傷其意也東萊先生君之故友
誣首受書凜乎有所畏也鄉曲後進纖芥之善
踵門願交未嘗有所棄也急義之誠不必家之

有無好學之篤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於應酬交際懇惻繾綣貴賤長少同一致也雖無善之志不能自達而婆婆里閭亦可以激薄俗之澆浮而振古風於既墜也曷為不永其年而遽嗇其志以歿于地也耶丙申金華師席連侍有過相箴有善相示握手劇談達旦不寐分雖友朋恩若同氣十有八年之中離合不常而相予之情不忍一日離也去歲之冬君嘗與余言曰吾老矣無所合於世殆將結廬干荒山之顛要子為旬日之集則吾之願遂矣孰謂其反視君於殯而哭君於位也耶嗚呼已矣君不可復見矣六將潔身厲行以慕君之義而已勉君之子以述君之事而已薄酒哀詞六庶君之來暨也嗚呼哀哉

祭晦菴朱先生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

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
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
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
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
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
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
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
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
性之所賦洒埽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
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
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闡奧謂大學為入道
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
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
對邠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
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数不可以悉究騷人
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
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
深而形鉅故未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
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
立經陳紀而不為苟簡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

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
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
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下以
警瞶俗之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
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
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
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
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
不百年大命，以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
淳、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
坐隅，或散策於林坳，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
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
終老，指溪山以為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
兩楹，奉疾草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
來歸，乃獨睹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竟欲絕而
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
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
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晦菴朱先生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茲，海內

之士聞風以馳垂橐而來捆載而歸餘於朋儕
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既養其端復發
其知既揉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
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
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辜
而不慙遺日月推遷寔有期夜臺冥、藏棺
蔽帷海內之士賫咨涕洟使翰之愚悵、何之
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扣孰咨維今
之春升堂樞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鄉人見招
悲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
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
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後有
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渚履迹雖存
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
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
毋誘于利毋蹈于非毋溺于安毋憚于危庶幾
師門涓埃是禪靈輒啓行清酒一卮撫棺長號
天乎痛哉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為本以成物為

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
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
後學之意切矣翰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
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粗有所聞也
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翰方固辭而先生督
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歿之誨至
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
之子弟復有所請翰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
鄉人之善意不敢沮遂捨先生之几筵以行不
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絕愧古
人卮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菴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弥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
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苑
結兮慘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

兮琅琅鬢髮兮耳目頽瞻兮茫茫歲月
兮不淹遽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高翔
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
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笋桂
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趙舜和

朋友之誼人之大倫豈曰燕遊以輔吾仁昔我兄弟退居鄉鄰交遊親厚非趙則陳責難規過握手諄諄自始及今餘二十春有不見者未嘗涉旬維君之年少我數人發軔仕途名滿搢紳胡為一疾遂隕厥身使我衰頹慟哭酸辛君所可憾有志未伸亦有可慰諸子誥誥人之賦命脩短莫均君則往矣我老孰親千里脩途東越南閩撫棺長號欲往曷因緘辭寫哀涕淚霑巾

祭任伯并女兄

昔我先人峻節山峙始奇女兄不與凡子君來登門二姓咸喜義忘我貧德不以齒君資粹和兄輔以理克成厥家既多受祉振振兩甥復濟其美歲晚婆娑榮耀閭里相樂以生亦偕以死誰無室家鮮克有是君擢危利名聯伯氏娶而卜居相望粉梓朝嘻夕怡苦樂相倚四十餘年親狎誰比自翰之遷武夷之趾効官荆吳一別半紀二老貽書蠅頭滿紙謂當期頤益介福履云胡相繼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歛不及視捧書長號欲往暫止終天之痛有淚如泚

祭范伯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
之銳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
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樞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
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誥首受書
致知力行無替厥初榦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
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
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
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陳寅伯

嗚呼寅伯而止於此耶福善禍淫孰主張是耶
剛方正直胡橫以天脂韋婉孌老不死耶所謂
天者不可信而理者不可恃耶人生斯世切磋
講貫不可無友相知以心相期以道孰有過吾
二三子耶飢寒所驅犇走四出尚期它年合并
卒業今存者尚可復見而九原之下烏可復起
耶自吾仲氏之亡已不勝索居之歎今又失吾
寅伯使兩家二弟形影相弔街哀抱痛何時而
已耶今遣吾子哭君之喪於西山之側緘詞遣
奠不自覺其淚之如泚也

祭朱受之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子
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莫書遑恤其家
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
朋友歲時享祀嚴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
非君之賢孰左孰右翰之從遊餘三十年四海
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
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
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飢寒以安厥室
室家溱、男女誥、且訓且誨為婚為姻有疑
未祛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為子而孝
為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銜哀
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祭徐子宜

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
大難於丙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
世所以為公歎也利不私於身而忠存於國身
不享於今而名顯於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
方通流庸未復人情易變正論難伸公於此時
奄然而逝公則無憾國其謂何翰一介諸生無

所肖似獨於蚤歲徧交諸賢我特於公未嘗識
面公於我厚首以露章我知公賢不敢私謝是
則相知以心相期以道亦未有如是之深也公
以喪歸俯伏道左一觴以薦有淚盈襟

祭高應朝

惟公稟剛直不撓之德博碩有用之才而位不
顯年不壽此榦之所以為公惜也當變異屢見
之時人情危疑之際而賢者擯能者伏此榦之
所以為世情也榦也聞公之名於數十年之前
為公之屬於三四月之頃公之行事表々著見
者夫人而能知之干戈擾攘人方應酬之不給
而公獨長慮卻顧築城鑿池為不可拔之計帑
藏空竭人方支吾之不暇而公獨捐金結客振
窮恤滯有不勝用之財此豈人之所能強為亦
豈人之所可輕議哉此則榦之所目擊而心服
者也數月之前公嘗以書屬榦曰晉有祖逖人
莫有知之者今之世未嘗無祖逖也知之者其
惟子乎榦何足以知公者世之知不知亦何足
為公道哉公其死矣顧使齷齪庸凡之徒紛起
而謀天下之事是則重可為斯世惜也千里緘

詞一觴遺奠公其以為真知我者哉

祭劉正之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戶庭而相羊詩禮之
囿不越里閭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
行著於家事業施於官而調郵徧於親故至其
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為威惕而不為利遷貴
要人所趨而義所不可則寧沉伏於州縣之吏
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則或怒罵於公侯之
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豈一毫榮辱禍
福之所能拘牽者哉榦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
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之下而依我
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歿季通伯休相繼以逝
今又哭吾正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
吾鑄耶然則失我良友既足為斯世惜而尤榦
之所以深自憐也嗚呼痛哉

祭王子正 清潭人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散散熟爛
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昔公
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
以號食富貴則左挈右攫東馳西驚無所不用其

力也中州大邑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
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勲詞
場奮發蹕厲潛心道閭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
外節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
悃鞠躬尽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
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
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
俗之不媿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
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
胡用之遲奪者亟也幹六同門多艱棘也慤慤
顧念感君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葬
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祭曾光祖

有倬斯道如日方中天生蒸民咸啓厥衷質弱
氣浮利慾交攻乃背而馳乃瞽而聾孰厚而深
孰毅而洪不事空言體道以躬我觀曾君稟資
粹冲處心端夷古人之風志學雖切不為苟同
乃得明師樞衣而從篤志力行百倍其功心無
外思大學中庸壯始筮仕飭已奉公利澤小施
扶衰振窮君曰已哉我學未充簞簞之谷金精

之峯結廬其間笑詠從容前修是期後輩所宗
胡不眉壽一疾而終同志寂寞孰磨孰礱晚進
滔、孰啓其蒙痛哉斯文涕淚填臆

祭楊通老

嗚呼遊晦菴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
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
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
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
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
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
何也人生一世如浮雲太空倏來忽去不足把
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
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
翰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
不能犇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
其尚能鑒翰之衷也夫

祭安慶項教授母

翰之於僚屬義猶弟兄也愛猶弟之賢傷其母
之歿人之至情也有子之賢有母之壽歿猶生
也因夫人之喪奪賢屬之助淚如傾也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菴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顧以為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資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繼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晦菴之門人則虛心屈已而與之友得晦菴之遺書則手抄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摻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粗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不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謫

而不辭使其在樞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歛社
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
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
山湓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沂峽子能一來庶以
慰吾拳之念翰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
行也 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
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
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為之嗟惜視
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尚與朋友講析理
義而不少哀嗚呼此其所以為吾貫之也朝聞
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
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為貫之之累顧
為斯世惜為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漉

祭林存齋

居太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
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礪乎身心
為弟而事兄如父也為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
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歷山之陽無百室之聚
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教也
吾鄉之士遊晦菴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

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為尤親宦遊江湖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矍鑠而耆學之志不少哀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尚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即君既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早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祭李守約

自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六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脂韋軟羨雖曰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求之師門如吾守約兄者是豈流輩之所可並肩也耶早以俊譽蜚聲場屋出其小技所向無前迨其聞道超然默會且鑽且仰孰高孰堅而一第之微獨低回於壯歲薄領之卑又復馳逐於蠻煙鞠躬盡力輸忠納善臺府交薦歛衽稱賢至於十室之聚烏言夷

面尤不足以展布撫摩經理不遺餘力向之憂
疑反側者安生樂業騷謠沸傳政聲賢吝亦既
轉而上聞矣庶幾收功於桑榆之後不惟障斯
世之橫流亦以煽吾道於復燃孰謂造物既嗇
於其始而於其將振也而復奪之年嗚呼梁木
之已壞者不可復作矣宿草之可早者又不勝
其悲矣當齒髮衰頽交遊凋落之際乃復失我
良友則箴規警誨將誰是望此所以既為吾兄
慟而又以私自憐也

祭陳監場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否耶今則不然善人
何天不善何壽頃子來訪以書見扣讀之慶
如獲瓊玖徐而察之風有良友尚期他年微言
細剖一疾而終伊誰之咎謂天有常禍福紛糾
謂天無常如在左右觀子南歸不前不後不歿
於道跼而歿于館人之家不歛於諸僕而歛於
賢者之手則天於善人蓋亦未嘗不厚也諸郎
誥、先訓是守鄰有明師是誨是誘他日有成
子則不朽莫寫我哀寓此杯酒

祭潘立之

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樞趨林李偉哉
大儒倡道武夷悉屏舊習翩然從之空谷春融
虛堂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
他人與君兄弟神交意親昔我宦遊君以病止
今以倦歸君病不起追想音容如在目前志氣
雄豪化為新阡道則常存因人顯晦師友寂寥
興言永慨豈期晚年乃復哭君莫寫我哀酌以
斯文

祭趙壻

維兩橋之天派昔固知其多賢迨結交於諸父
偉聲望之卓然故一語之契合締二姓之姻婭
及吾子之受室儼諸老而齊育幸季女之有託
庶舊學之可傳攬別後之貽書覺向道之弥堅
方得子之足喜胡一疾而沉綿執訃書而長號
灑老淚而漣漣想庭闈之愛戀與孀幼之哀憐
願一伸於吊唁病支離而拘牽遣長子以代行
情哽噎而莫宣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翰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
翰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

昧執筆以為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李問道
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
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
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
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
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為草藁以求正於
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
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
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
財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
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
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巳也行狀成於丁丑之
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為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
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
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
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
如雨

辭晦菴先生墓

翰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
育於困窮惇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

先生不以是為有德於榦榦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顧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榦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道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餘獨何心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遊虛堂夜坐一行之孚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然大義之垂微言之絕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 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廩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畚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滄零如雨何先生爰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

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恨而已
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庶敬
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
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翰深
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
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
輅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祭某人

難明者道難遇者師從師問道難得者資志堅
行篤道奚遠而自我夫子講道武夷豈無他士
踵門捫衣嗟君之來婦啼子悲交遊怪訝閭里
笑譏君獨毅然如抹渴飢問君之年二毛鬢垂
何見何聞果毅不疑上堂請業切問謹思下堂
取友片善不遺如翰之愚尤君所推君之為人
實惟我知性資謙和襟懷坦夷持身若法觸事
敢為義動鄉閭恩撫窮嫠盜不過門人誰忍欺
求之古人庶或似之胡不永年而止於斯師友
相顧齋咨涕洟自君之亡早不及帷奠不哭墓
啣哀坐馳君嘗語予吾力已衰惟我二子他日
可期而与之遊切磨箴規尚祈他年無愧此詞

代祭林黃中侍郎

嗟往哲之垂訓曰劉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
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頽俗與波俱淪不為丈夫
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
聖賢作經之意而剽切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
夫剛正不懼仕優而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
哉我公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犧經之文象究
筆削於獲麟忘齒尊而爵貴常兀兀以諄至
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
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
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
不可以一青而掩其大醇也某試更長沙低回
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委忤然既
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淚琅而沾巾承之
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
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尚
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常翼之運使

幹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部竊觀當世人物
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

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某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雜著

催科辯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為乎曰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為也有不得為者有不忍為者有不當為者有不可為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財賦所見催者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

卷三十七雜著

一

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
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
之有年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
以納彼戶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
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
比之舊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
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
也聽戶長之自納而已既無人以督之而州吏
頡頏日未申而已歸矣戶長既無所畏而反有
所阻宜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
為狀也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矣漠然若無聞
焉此所謂不得為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
萬之欠予得為之矣而不為何也曰不敢為也
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
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裁之名經界之後又有
逃亡走絕沙理落港之數又有撥入州縣學慈
幼院而不輸於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
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筭楚而使
之納顧恐保正戶長不堪其若懦者則買田廬
鬻妻子以償之強者則執平民之產去稅存者

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為天國以為本戕其天
賊其本吾不忍為也曰是則然矣予之所謂不
當為不可為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
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為之征斂而亦未嘗不
立為一定之法也故近郊十一遠郊十二十一
十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苗錢舊若
若干今則增為若干矣稅錢每石若干去年則增
為若干今又增為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
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

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讎嫉之
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啓後之人又將有
求多於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為數
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為也縣之財
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
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
守取而歸之州已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
車之初慨然率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
不盡歸者非幙府之願非胥吏之便也蓋苗稅
之所輸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
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是此錢者縣吏得之

則以活其家故歸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幘
府胥吏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
故於新稅特為遲緩要阻以幸其虧之多及其
折苗之煥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為白劄以言
縣之不辦庶幾太守聽信復歸而卒之於州也
不然則此劄胡為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
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
能受屈於此曹哉是則不可為也矣予豈不屑
為哉予不得已也作催科辯

不從宇文辟辯

諸公皆以翰從宇文之去為是不從為非因以
辯之翰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吳宣撫諭令解
帥幕之職從宣幕之招翰以病辭得歸養病令
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行其諠安在宇文始欲
以帥幕辟之矣復改正宣撫復欲以宣幕見招
若從之行是辭早居尊義尤不安况興兵動衆
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
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內實規利不量才
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
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

輒加以十年之偽學為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辭
或至踈脫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悞無所
容其身不惟榦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累朋友
至於彼時又悞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夏
間諸路敗衄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季首
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
已不免矣况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韜
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榦不從宇文之
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
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
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
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處各適其中不幸而
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
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
見其為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吳公之招可乎
曰吳公榦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
悔之矣豈敢迷復而不反乎作不從宇文辟辯

除喪辯

或曰九月以下之喪除喪之日禮經無文明將
併始死之月以及除喪之月朔為九月耶

如正

五日至三類抑自始死之月數至九月又踰月
朔而為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曰此於禮
經雖無明文然以禮考之恐必數至九月又踰
月朔而後除喪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則僅至兩年又踰月而遂除服則九月之喪亦
必至八月又踰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
而又踰月毋乃重服反輕而輕服反重乎曰三
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
記曰三年問再期之喪三年也古人三年之喪
本謂之再期是以足兩年又踰月除喪也再期
之喪足兩年又踰月而除喪也則九月之喪足
九月又踰月而後除喪無可疑矣況期之喪十
三月而大祥此又禮經之明文也期之喪足一
期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安得不足九月
又踰月而除喪乎檀弓云既葬名以其服除注
云三月而葬則三月之親先除服古人葬事先
遠曰蓋卜下旬之日以葬吉也若大夫以成月
數則葬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內不應於未葬之
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喪亦併始死之月
及除喪之月朔為三月則是未葬而先除服矣

未葬之前總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當除則既葬之後所謂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況三月之喪若至二月又踰月而除則假令有人正月三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則總麻之服僅及六十日而止此豈近於人情耶三月之喪不可以至二月又踰月朔而除服則九月之喪亦不應近至八月又踰月朔而遂除服也以期喪及三月之喪例之則九月五月之喪當必足九月五月又踰月朔而後可除喪也若期喪則十三月之內畢日而大祥總麻之喪則既葬而除服也曰久而不葬者奈何曰禮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如此則九月以下之喪各足月數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明矣

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為人以位為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為虛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為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為用雖本虛而應乃有

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侍虛應用所以制事當
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
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
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
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
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
為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
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
九五一爻盡之非唯無所復為取飲食燕樂之
義也

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日身修家治則於
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求明火在內卦為明內明
身修也風在外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
是其義也

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日水不外
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為義師
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六一義旅師
亦然師之為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

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
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
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
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
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
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
義致命只為吾身性命而致為推以與人也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
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
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
坤母子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緇領言天地人之
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壑為吾之體性
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
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
吾之兄弟黨與持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
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
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
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尽孝之道以明人之所

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与之道盡於此矣

雨暘寒煖風說

衢州道間因思雨暘寒煖風之變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為旱交感之太過則為雨陽有餘陰不足為煖陰有餘陽不足為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為風

金木水火土說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一本作形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記丁卯揲卦解

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占之者曰此隱遯之象也予以江陵其公之命至廟堂白事併求祠祿以應三歲之占偶宇文尚書復欲相辟入幕予不從諸公大恐以為必拂廟堂之意予遂浩然而歸隱於幽谷之中以聽天命

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始五爻俱變合占之卦不

動爻在姤之四其辭曰包無魚起凶象曰包無魚遠民也是時欲求嶽廟占之不吉而歸

戒殺記

丁卯夏用兵冬虜騎入寇予適在荆襄自見江北百姓及諸軍死於鋒鏑不可勝數奚啻如羊豕之被害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使之至死深可傷念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戰爭便有殺戮因思人之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也戒殺一事吾儒雖不言然殺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決不若後世之暴殄今觀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未七十者固無因常食肉也如此則殺生自少後世嬰孩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穀可以療飢稍有滋味便可以進食亦何必須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過求不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記

日記式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錄之所以作也自旦至

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
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

所及

所及

讀書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為大事

出入

三行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善言

二行

一記所見賓友

賓友

二行

缺

先於孝友人
賢經訓所以
窮經博古立
至貴少有繼
過事以勤而
育自有當為
其四支無所用
一身不過惡衣服
不亂豈空縱耳目之好以事無益今百餘年更
歷三世守此五事常如一日維令子孫所宜永

知識不明故流而為惡聖
趨善況儒衣儒冠自當
儒學莫先於讀書人身
為賤戒謹恐懼庶幾寡
賤人有一身則仰事俯
而起常恐不及豈空惰
儉而足以奢而匱人之
免飢寒不見可欲此心

鑒書之家廟以示不忘

始祖祭田閔約

幹愚不肖無以振祖宗之遺緒每念丘壠之重則為之愴然以悲今年已七十恐一旦溘然填溝壑無以為子孫祭祀之計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惟是從宦以來生理微薄平日志願迄莫之遂墳墓之近者尚賴子孫相與維持獨同慶先祖墳共四所已三百年雖族人春秋醴金祭享其間貧困者亦頗以為苦世代既遠人情易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順

孫追

之 今輒以本位近歲取贖到古

潘 之元六

肆畝乙角六十七步每歲

租銀一十六碩 之用緣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諸房輪收今欲每年於內撥六石充祭享及輸租之 項樣管以備不測支遣如無

之

則所餘之穀

增置俟十年以後即

以置所入輪贍宗族

買者其元穀十六碩

一歲增享祀之費餘一半以備支遣樁留 置以 貧之用此則又有族人賢者推至

公 為之區處

模薄陋

以增益之六所

是十四

奉議郎主簿

州明道宮幹

輦諸係情如

今亡

單寡自合篤親睦之義

改殯仕途欲

至辨

家兄負病不

率

量家

能為

次

臨川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固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
彬輩出惟臨川為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
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淳莫此為
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
數千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贏糧棄業跋涉道
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行
獄拘囚蠶楚荼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
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
為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絕
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受護髮膚以至

成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永其傳豈可爭較毫未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久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久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言人不可爭訟而雖勝亦不足以為貴也孰若士農工商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善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既無爭競亦無禍殃既無追呼亦無怨讎心平氣和身安家足豈可累於當

身

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虛

挺提

百姓亦不敢不加懲然亦深

念愚

網一之忿以忘其具身剛

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行一

議

百姓豈宜文相告戒毋貽後悔

戒詩頌造旗榜文

當職不才冒領大邑惟恐悖繆得罪邑人米價低平細民樂業天實為之豈伊人力近來城郭鄉村人戶乃有作為詩頌造旗背理以相褒吝

不惟不足當此虛名抑使人戶重有所費目今蝗蟲遺種復生日夕憂惕但知省過何敢矜能凡我邑人切莫虛費除已告示子今後不許

外仍給榜曉諭各互知悉
新淦勸農文

正月之望縣人郊召父老可之曰尔百姓

窮如之而暑而霑

然農功收

之矣縣惰縣

朱氏民之侵剝之故作

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尔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為尔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尔乎尔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為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尔之求衣食之踞甚狭尔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尔甚弱而易陵尔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与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

害我農人者蓋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漢陽禁約官屬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畔官離次夏書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譏之本軍距鄂州雖一葦可航然係是別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當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應差出者雖本界地分六不應輒出可以差出者亦須有公事有文移方許出界 國家成法具存官吏所當遵守今來本軍官屬動輒往來鄂州不以為怪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竊詳其意不過欲奔走諸臺以求知己其次則謂親舊事宴游抑不思事上之禮正以奉法守職為先者失職違法乃監司之所當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己輕棄職守違蔑典憲事體非輕帖諸廳今後不許輒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放免漁人網釣魚利錢榜文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本軍常賦所入甚薄全藉湖池魚利支遣然所謂湖池乃人戶產業

魚利乃客旅興敗故量其所出而收其租入此有不得已者至於大江之中舟楫往來即非人戶產業漁人採捕以給衣食即非客旅販販亦欲分其微利秋毫不遺非所以體國家仁厚之意而盡郡守牧養之職上項魚利合行蠲免訪聞亦有豪強之家強占長江水利收魚利錢者六合併行禁戢

免行戶買物榜文

官司收買應用物色若有見錢何處不可收買今來本軍應買一文以上零碎雜物並是出引追行戶供物想持引上門之人必有乞覓需索及至供認又須被人吏揀擇邀求至於請錢又被公使庫拖延除尅令至外廳亦復出引搔擾民戶深屬不便今後本軍收買雜物徑差人就鄂州收買並不得出引追擾行戶外廳更敢似前追擾許行戶前來陳告切待重作施行備榜市曹曉示別引追李裕同詞人對仍轉牒諸廳取遵稟申

免人戶賑糶榜文

本軍昨委官勸諭上戶出米糶與居民亦又照

孫監丞例非是創意搔擾尋據所委官勸諭到米三千餘碩本軍未及行下勸糶間節次據人戶前來陳詞乞行蠲免本軍既無實惠可及人戶先使人戶憂慮如此甚非為政者所宜況本軍所謂上戶有蓄積之家委實不多其間亦有若富而實貧者不應皆令賑糶本軍只得多方自行措置糶與貧乏之家所有勸糶並行蠲免尚政勸糶案畚姓名悉行燒毀庶幾異日不至重為人戶之擾須至曉示

約束場務買納歲計食物榜文

據公使庫呈買歲計獐鹿鶉兔及鱗鯉等魚從例監諸場務合千人收買照得場務合千人只管收趁官課不應勒令收買食物兼有散在諸鄉者必是科擾總保等人總保等人又是科擾百姓官司文引一出收買一斤必是收買三五十斤除納官外又須納與諸廳人吏交納之際公使庫人吏又要錢使用如此不勝其擾其實又只供口腹之需及苞苴之用州郡何忍以此擾民除已判令照年例各減壹半仍只差市買照市價就城收買如買不得即不須買外切恐

外人未知因依仍舊被場務合于人照年例搔擾深屬不便兼恐兩縣亦有年例行下縣保收買上件物色搔擾百姓亦仰照本軍約束不許科擾如違許人告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備榜市曹及兩縣張掛曉示

安慶勸諭團結保伍榜文

照對兩淮州郡自三國六朝干戈相尋無復寧歲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講好息兵民得安業然紹興辛巳開禧丙寅亦未免戰爭之擾龍舒為郡雖北虜所不到然李成張軍大亦嘗竊發劫掠居民州縣百姓欲保室廬則有性命之憂欲逃匿山谷流徙江南則廬室焚毀糧食空竭終亦轉死溝壑嘗觀五代之末周世宗攻兩淮州郡各已降附周之諸將恣行殺戮淮人相與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雖周世宗之英武亦且退却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平日團集保伍闔習武藝一心一意共保鄉閭雖有強敵莫能為患又嘗觀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俎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

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
犯浙人怯弱協力鼓勇向前却敵况我淮民忠
實勇健誰日不能本府見行措置修築城壁練
習軍兵行下諸縣團結保伍凡尔百姓各宜為
鄉閭室家相保之計解仇息訟務相和叶閑暇
之日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遇有緩急遞相應援
以保室廬以安妻子守禦之策無以易此故茲
勸諭各宜知悉

戒約隅官保長以下榜文

曷官保長大小甲首皆合律已奉公憐貧閭老
撫恤甲戶守護鄉里乃敢倚恃聲勢擅作威福
出入呵道恐嚇細民點名教閱恣行捶達單丁
貧戶勒造軍器供報紙筆數抑錢物搜索微罪
報復私讎將以保民反以害民除已密切體訪
應有違犯定行決配不以蔭贖今榜曉諭各宜
知悉

禁約頑民誣賴榜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
者諸縣便以為事干人命收捉所賴之人以為
大辟凶身差官檢覆禁繫累月又行結解被賴

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
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既以無
藉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皆諸縣官
吏不能斟酌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
以為人命至重不可不為根治却不思彼自取
死於他人何預便便真曾與之毆打亦不過得
毆打之罪何至以為大辟禁繫結解耶至於佃
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僕
或有不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輒行誣賴此風
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且委官或行下本保究見是與不是自刎自縊
并自刎自縊之由集四鄰結罪保明不得追逮
所賴之人仍未得便行檢驗疾速飛申本府切
待詳酌如本府見得委是誣賴即便行下理痊
如是血屬有詞亦請併詞人申解本府切待重
責罪罰方與詳酌施行不得便行受理仍備榜
市曹及諸縣

曉示納苗和糴優卹榜文

本府受納冬苗及和糴米并本府已出榜召人
戶中糴粳米每一足額三貫三百文官會聽人

戶自行槩盪切慮十脚等人乞覓邀阻及高量
斛面以致人戶受納中糶遲緩今自十一月初
一日至十一月終知府每日躬親上倉監納仍
就倉交還和糶價錢務在優恤仍仰人戶及此
一月內速行般米赴倉交納中糶各仰知悉

宋文聚等乞丐搔擾斷配榜文

當職到任未及兩月鄉村人戶論訴乞丐搔擾
者紛然皆以宋文聚宋諒宋邦佐為首其數十
人橫行鄉落過人家婚嫁喪葬乞覓錢物須索
酒食稍不滿意便行毀罵甚至毆擊勝則鼓舞
而去不勝則擇其徒衰老者自行毆役以圖誣
賴鄉人畏之如虎至於里不敢婚女不敢嫁死
亡不敢喪葬官司豈容坐視鄉人之受害哉遂
追捉到宋文聚等一行以分送兩獄具得其擾
害鄉民之實貧而至於乞丐此固官司之所當
賑恤乞丐而至於害人亦官司之所當懲治諸
宋共二十四口皆是至親叔姪兄弟追到其家
兒女衣着華麗不類貧子此皆聚眾乞丐搔擾
鄉民而專其利罪惡盈貫是以敗露然以二十
四口之眾其罪固不可不治亦不忍使之矣所

宋諒元係刺配江州今改配建昌軍其子宋邦
佐尤為桀黠刺配撫州牢城宋文聚刺配臨江
軍宋四一刺配隆興府逐人家口並行押發至
配所居住各有請又可以養贍此數州者相去
不過一二百里其親戚骨肉亦可以往還變乞
丐而為軍身捨淮鄉而處內郡所以為諸宋之
計者可謂得其所矣自此安慶鄉民始得安業
尚恐餘黨猶有在鄉搔擾者賞榜許人告捉仍
行下諸縣巡尉司及鄉保日夜搜捕不得容留
須至約束

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

七月十六日據府市西廂士民祖堯述等狀使
府興築外城為居民防護賊寇但本府向西坐
落最低每歲山水暴漲全藉舊土城迂曲使水
勢彎環自北以西入西門外河則城內無奔浸
之患今若築新城只自張王廟畔曲轉處正是
水勢直來衝打去處未蒙從長相度若存留舊
土城抵新城則土石必不能相貼水勢一攻土
城必壞直衝入城將何抵禦狀乞從相度施行
奉判州郡不可無城壁如之家不可無牆垣人

身不可無衣服今蘄黃小州在安慶之南尚且有城以守禦安慶大府去淮邊不遠豈應蕩然全無城壁往年張軍大之事尔父老所親見當職不自量度到任以來首以興築城壁為尔百姓防備不虞但築城則當思所以守可築而不可守則不如勿築故築城之法以小為貴小則守城之人用力為易若所築大闊兵力不及反誤百姓利害非輕本府形勢民居多在東北隅西門一帶只是夾路一條人家相對其他盡是空閑田園若使元無古城於法亦當截減况今所築乃是因古城舊基自祠山廟向南創築北之目今西門減省二百八十餘丈是六分而減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則可減一千人城勢圍簇往來巡邏易以為力萬一警急城西之人不過移入城內便可無虞苟寬闊難守不惟城西之人無所逃避併與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則所築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誤民此其利害曉然易見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設此為詞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為百姓何嘗於城西父老乃不加卹特尔輩處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

害之實耳今至謂累政積錢只是禦水如楊國博沒壕以培子城亦豈只為禦水而設其他州郡本無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令雖創築新城仍舊可捍水土城即不除掘自可捍禦水勢若謂新城土城交接之處恐磚与土不相貼易以衝壞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於交接之際再與用輒於土城之外包砌數丈使輒足以蔽土則可以無患亦与趙知郡周監丞用輒用石無異州郡築城之後稍有事力更於西邊一帶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堅牢決不至使汝父老有墊溺之憂哉挿竹木令其蔽壑浚壕塹令其深險不惟可以禦水設有緩急亦不至便有衝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身之利害為念不可以為吾家不得在城內妄生意見有誤大計恐本府所見尚有未盡仰人戶再來陳詞故茲曉示各宜知悉

七月二十九日據西門廂士民計君庸等狀乞仍舊從西門土城興築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據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興築必欲依後來防水土牆為城當職誠知不便於守

禦遂備榜明述利害庶幾居民易曉今復行陳
詞然窺其意但見向來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
出城門之外不得與東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
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說以為後來必有開
通壕塹掘至上牆必有水患此則不然安慶地
形西北最高若元有水可通則後來必有開壕
通水使之流轉今古城西北角自是陸地無水
可通何緣更有聞壕以通水又以為多招民兵
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豈能調給民兵萬人留
之數月為防城之用至又執出圖經以為所在
碑記皆稱今之西門即是城門圖經乃是近來
人所撰只據目所親見而言豈復知有古城古
壕之司驗豈有古城古壕不可為據而欲引紙
上空言以為據若此等類皆是詞窮理短只欲
強詞以僥倖一中耳此與前狀所請積錢築城
但欲禦水之說無異顧本府向來所慮只欲城
勢團簇守禦堅固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
守今若依防水之牆則遂為九里半之城增五
分之一委有城閣難守之患但西人陳詞不已
不欲重違其請今亦姑從所請一面興築若潛

皖之勝藩府之大城闊九里有半亦未為過但得後來為太守者嚴姦惡撫善良愛惜財賦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詐毋相殘害變成美俗四方之人皆願受厘而為氓則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則當職之所深願也然民難久役事貴速成亦望爾民更相贊助上下一心成此勝事故茲曉諭各互知悉

帖軍學請益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媿漢陽為郡湖山之勝秀清絕江北之俗質實渾厚當必有壞偉傑異之才彬彬輩出歷考圖志未有聞焉則亦司宣化之任者曠其職耳漢陽知縣暫攝教官固知以教導為急然邑事叢委不得朝夕與士友講貫故士友之來學者聞鼓而集會食而散絃誦之聲終歲寂寥如此而望人才之成就亦難矣竊見前漢陽孟主簿老成耆學直諒多聞帖請充軍學有官李正專一在李兼教導職事仍請條具學中合行事互與教官商議自新年為

始日請在學生負赴學習讀遇夜宿齋日書所
習課程以俟稽考庶幾日進月益業廣德崇以
成一郡風俗之美案帖請仍關軍學照會

行下軍學為申請增俸錢帖

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為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
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
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况此一項錢
去歲九月王知軍已被均州之命則漢陽軍錢
物均州太守不應妄行支破陳知縣輒行陳乞
王知軍亦復聽從官司錢物盡是百姓膏血豈
是官吏得以妄行支破沽奢干名據學司齋到
簿曆對筭每月百五十貫會子支破尚有餘剩
又何用再支五十貫會子職事負數 朝廷自
有著令今增置至數倍亦有足跡不到亭校而
遙請月俸者官司又何忍以生民膏血充此無
用之費哉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
無愧人自心服若但欲以錢米買士人之唇
可謂無識之甚者當職不敢曲徇此請帖教授
照會伊請契勘職事不在亭虛請俸錢者並請
削其籍具姓名申

行下軍學罷職事二負帖

學校則有禮義官府則有法守二者常相為用而不可廢農處於田工處於肆士處於學理也今職事之額甚衆而學校之絃誦寂然此於理已有未安況又捨而他之但月費俸錢而已於理安乎理所不安學校官府皆坐視而不問則非所以遵禮義而顧法守也假令為職事者皆援此例皆捨學校而虛請俸錢又豈設學養士本意哉劉王皆此邦士類之秀者教官尤宜護惜毋使之受此非理之俸是乃愛之以德也

行下軍學申嚴釋奠事

釋奠大祀禮當嚴整本軍循襲蕩無規矩行禮之際吏卒往來笑語略無忌憚行禮方畢搶奪蘆席及祭餘果子之屬本軍失於禁戢學中六不申卒今已無及來春釋奠須備榜約束仍先關閉後門不得往來專帖都監李門守把吏卒不得無故入學帖軍李照應施行

勸獎賑濟官李監務牒

李監務雖是西班其敏於事如此行下未半月發去錢未十日戶口抄劄貧富已曉然又已糴

麥分團賑濟其為慮之周密皆老僕所不能及
若留心如此兩鄉之民必無流離飢寒之患矣
敬服敬服公庫送錢三十貫酒四瓶各七升虞
候齋呈諸廳望各留意一郡百姓幸甚池口監
鎮講說此事已兩月並不見抄劄戶口仍牒催

再除知安慶府行下本府牒

照對當職於今月二十日準制司牒備準尚書
省劄子令 仍舊知安慶府除已一面擇日起
離前至池州所有遠接新官儀料等物如人從
衣衫之類一物一件並請寄收軍資庫不得妄
有支動準備後來接新官用免被虛費官錢當
職目今起離係就建康府差借人從荷轎仰本
府並不須差人前來迎接虛破請受但差承局
兩名前來池州探候消息仍未須差雇渡船以
致搔擾衙宇並是仍舊不須糊節亦不須置辦
備宅等物當職只是單騎前來仍不請虛破一
文官錢須至公文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明

卜築從師千古恨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淦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戶庭

軟門

春意不隨門屏隔老懷長與里閭關

客位門

嘉客不妨常見訪諛詞從此莫相聞

獄門

夜後列星沉貫索春來茂草鞠園扉

無訟堂

但覓堂中無愧怍不應門外有紛爭

自公學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已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岱一山環市送春來

漢廣堂

一牕紅日文書省滿坐春風笑語閑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 仁者壽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附集

國史附傳

侍得之巖
講家

黃榘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事高宗為監
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與朱熹相厚善瑀歿
榘請授業于熹寓溪山間人跡迥絕孤燈獨坐
從縣榻不設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相處
甚有益久之授以道德性命之旨即領會及門
之士皆推高焉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
者相質正及南軒張栻亡熹與榘書曰吾道益
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榘寧

宗登極熹命榘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
監台州酒務丁母艱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
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榘書有他時便可請直
鄉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
榘榘就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
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
定之病亟盡授榘以所著諸書手書與訣曰吾
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榘執弟子禮畢師之喪
調嘉興府石門酒官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
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榘謂今天下事盡委
之二廝役國且自伐何以伐人吳深然之辟入
幙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諸司辟為臨
川令白憲臺以死囚走失劫盜不獲當責之巡
尉不當責之保正兩造曲直未分不當俱寘固
圖憲下所陳為州縣式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
改秩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躍不
令而政行用舉者薦擢監尚書六部門尋知漢
陽軍糶客米發常平以賑飢歲制司下令欲移
本軍之粟而禁其糶榘報以乞候某罷命之至
然後施行反按鄂州例十分之一求賑助給米

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
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歸者為之給廬民大感
悅所至以庠序教養為急臨川士多從熹學闢
縣庠之左為書院以處之朝夕延置問辨以究
其師之業其在塗立規程于學日為諸生講論
語至漢陽又選老成之士于學為表倡朔望講
孟子要旨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
周程游朱五先生祠而記之以病篤乞祠草三
上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郡五日
虜犯浮光郡民恐奔軼四出不可遏即日申于
朝請城安慶躬杖屨督役勞問賞犒不絕役夫
與董事者忘其勞民喜得城爭獻錢米竹木皆
謝却之半歲土功告成明年虜再犯浮光迫沙
窩又明年虜破沙窩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
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
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于水生汝者黃
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
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司稟議榦力
上祠請即日解印趨制府歷陽軍民日望其來
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古井之者庶

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珥曰丞相誅韓之後
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
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
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
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
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為之
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
莫大於此宜數手書密布忠悃委曲曉譬以開
其惑又曰人心天意只是一事今諸賢皆引去
則失人心多矣如李敬子劉平國李賈之陳
師復豈可不力言之朝乞加擢用以安人心以
順天意又曰辟客雖皆出於朝命當擇世之卓
然為人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閣雖百十人
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為益多矣
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今皆不
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
先務矣又曰不張皇不勞擾可坐得一二十萬
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地國家何憚而不為
為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

立堡塞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
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虜人遷汴莫不
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
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之變為害
甚於虜今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
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往往皆不能用及至制
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虜既退當思所
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寨
斷虜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
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
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
奏也幕府憚榦嚴直少年輩或至玩侮榦知不
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
閣謝客宴樂不與告其長曰浮光虜退已兩月
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
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
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
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
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

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痛自咎責出宿
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
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審思
而力行之臥不安枕食不下咽也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
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
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
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
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
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
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
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虜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
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
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
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
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洪不可保蘄黃不保則
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
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厥

後光黃蘄繼失果如所料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
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
行在所奏事又辭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栢
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邑蜀江湖之士不遠千
里而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其徒講貫經
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學者朝夕往來質疑
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
明道宮踰月上掛冠請杜門謝絕人事特授承
議郎致仕既歿後數年門人請謚得旨特贈朝
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尋 詔謚文肅生平學
業見于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遠事情不急於世
用謬矣 中興以來朱熹之學儻得大用致
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今觀其門人巨
擘如榦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籌畫閭
事忠忱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
與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
為斯文寄歟

轉官告詞

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固家國之所尊尚也以爾紹興御史瑀之子慶元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為賢業之光矧熹於易箒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三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洪毅如榦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焉可特贈朝奉郎

謚議

朝奉大夫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申言博文約禮而聖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必主一收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嘉言具列必隨事窮格以精

其義二者蓋亦相發不容以偏廢也程子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進其知兩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
者至矣勉齋黃先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
有所歸宿於是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
淵一物不留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
窮不可以輕儂浮淺得也則遠而觀諸陰陽道
器之運進而求諸精氣魂魄之神大而察諸性
道中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
精文公四書口授面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訂既
嘗與於討論之事而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
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發
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矣知
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丹書敬
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
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明吾義可安
雖簞瓢屢空有所不厭吾志可行雖莞庫卑官
有所不屑其任州縣寧以匹夫不被其澤為耻
不以一時近利為已功其參幕府寧以殺一不
辜為戒不以流俗嫺笑為已病力可以自任天

下之重而見不以禮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
經綸天下之經而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
頽簷敗壁人不堪憂而風味蕭然常有堅壯之
志莫齡宿疾歲不我與而講論疊疊一無衰惰
之容則先生之持敬可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
卑近者既驚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
妙者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研索義理惟文公發
明致知主敬之義每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
已內外兼該而先生體貼居敬集義之旨專欲
教人點檢身心其工尤為近裏親切是則文公
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師友之
盛真所謂顏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稱直鄉志
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公之文不在
茲乎先生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榦又看得肅
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知之乎其允蹈之乎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合二字而
謚先生夫誰曰不宜謹謚

覆謚

朝奉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王瓚撰到覆議謚曰議謚者奉常

也覆謚者考功也少卿吳公昌裔謚故大理寺丞特贈朝奉郎黃公幹曰文肅三復其義而歎曰懿哉斯名乎瓚嘗分教歷陽邂逅登公之堂矣爰其誨論則旨趣敷暢金奏玉應秩然而理也挹其容貌則矩度端嚴霜凝冰洑凜然而威也傷今不復見矣可無以寓其形容之意乎竊謂道以人而傳亦以人而明吾夫子以身任吾道之責與諸門人弟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文約禮而已顏子得之而為克己之仁曾子得之而為省身之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說孟子得之而有敬義內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逮本朝而周程出焉繼之者晦菴朱文公熹南軒張宣公拭東萊呂成公祖謙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拳於冊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奧旨朝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性形而都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群疑洮汰萬境昭融不期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博聞者乎自直內而

至於外誠意而至於正心則不睹不聞之中常
如手指視之地家庭燕處之時常如宗廟顯
臨之日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期肅而自肅矣
非剛德克就者乎抑嘗謂德行文學雖別兩科
文行忠信實同一教必志慮寧靜而後可言講
學之功必義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齊莊
中正所以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
敬之用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
道自任而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
討論三禮敷繹四書其化令其傳後有補於學
者多矣一時名公與令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前
美以贈官節惠中請于朝綸詞褒獎至有密察
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為賢業之光
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歎公之道至是始
光明於天下矣 聖上因讀禮書問朱熹適傳
是黃榦黃榦適傳為誰又相與編禮門人為誰
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遊文公之門為後進領
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以為學明東南文公
之功為大公之力居多請還易名之典詔下奉
常謚以文肅蓋從少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錄謹

議四月九日奉

聖旨依

行實

先生資稟特異自少穎悟絕人氣節剛介志趣
高遠不屑為舉子業慨然有求師問道之志一
登朱文公之門如魚之得水潛思力踐超於
流輩默有以察夫虛明純一之體所以主宰一
身統攝萬理者存而養之無事則至虛而不昧
應事則至精而不流深居危坐對越上帝雖出
入道塗必袖書與俱紛華過前未嘗舉目朋儕
笑語於其側若不聞焉始而人甚怪之惟文
公深知其有得也大本既立以之讀書則有冰
釋理順之見以之脩身則有省察克治之功積
而久之則言動食息無一息而非存養精粗小
大無一事而非講學其學雖以語孟六經為本
而諸史百家之書未嘗不參同異而求旨歸雖
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錢穀甲兵技藝之事未嘗
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
體愈全而用愈周矣以是心而貫萬事故望其
容也莊重而坦夷可敬而不可踈味其言也簡

明而醞藉可觀而不狎其睦親族也盡歡愛之
至情而不昵以私其交朋友也盡規切之大誼
而不失之數尊尊貴貴雍容有禮至於秉誼
執法則不以權勢而少屈臨深履薄犯而不校
至於當官臨事則不以危難而少懾沉潛靜默
不露圭角及分別人物之是非邪正則較然權
衡之不可欺事物之來應之以無心及投機制
變敏決詳密則合衆人之智有不及撫摩凋瘵
如護肢體而未嘗事姑息之小惠鋤姦擊暴迅
若雷霆而錄用其所長則雖盜賊有不棄未嘗
求工於文也或時出而應之其步驟如歐陽公
加以紀律嚴密理致深遠有一唱而三嘆之旨
焉若夫剛柔闔闢之妙用出處辭受之大節窮
通豐約之異宜憂樂休咎之萬變隨其所寓曲
折萬狀而粹然無利欲之私則貫表裏而徹首
尾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可誣也世之英偉秀傑
亦多矣所謂節槩之高而政事之敏記識之富
而詞藻之華者表表相望至於孝弟忠信可通
神明捐軀徇國夷險一致安貧守道以終其身
如先生者近世一人而已羽初見先生於新河

家徒壁立日持蔬食以對客端坐講論至達旦
不寐書前輩詩句於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固
長飢但能守箠瓢何事不可為識者見之已凜
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先大矣生乎廉介雖仕
至部使者而貲產不及中人食指浸多日以不
給太夫人以愛女出適欲割其半以備歸粧議
者難之先生適自外至曰薄產何足惜吾母之
意不可拂也欣然奉命友人以急難告者亦捐
數畝以調之而箠瓢屢空怡如也時閩帥以才
智自豪多所傲忽而務交名勝以為名凡見稱
於朱文公之門者必以虛禮相鉤致先生方
引避之未嘗與之藝帥亦敬服其高誼焉丞相
趙公汝愚與朱文公厚善聞先生抵中都
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
丈夫豈可為人憐卒不見之初授台州瞻軍酒
庫未赴丁家難服闋以文公心喪三年再任
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前此庫官多子弟武夫為
之既律身不廉而吏恣為姦官沽醕薄而私釀
橫行故積負上司錢以萬計庫官率以此得罪
先生既至以官本錢自往市米於產米之地凡

纖悉必躬親雖隆寒烈暑不憚也官酷既行私釀不禁而自戢歲入霈然矣或謂是瑣瑣者何足以煩君子先生笑曰孰非公家事耶惟無事不知無事不能乃為通材世之仕者務為簡佚儼然如神明竟亦何用侍郎辛公棄疾過官枉車騎見之歎曰是謂聖賢嘗為乘田委吏者也邊事方起吳公獵宣撫湖北辟先生參軍事先生於吳為夙好誼不可辭單騎從之軍中事無鉅細任之以身繕治關塞奔走千百里至臨虜騎之衝不以為憚時厚賞格以資募兵先生所募之數最多幕府議奏如格先生曰是不足以為功也卒辭之為撫州臨川縣令縣久凋敝先生下車剖決滯訟整葺縣計修明學政退食之暇延諸生講論率至夜分臨川負郭縣俗尚囂訟豪宗大姓閭里游俠縱橫其中號為難治先生雍容聽斷不動聲色而人自相戒以不犯至於故人親戚居其地者往來無間恩禮有加而公事至前則斷之以誼不容少撓時楮令方嚴民間先以產質金於人至是乘勢以楮如官價強贖之訟者紛然先生曰質金者贖以金質楮

者贖以楮訟者說服歲適飢旱米價騰踴上官
議使富民高下出粟以振貸先生曰是未必有
益於貧民而先擾富室乃出行鄉落酌中以定
穀價有乘時增價者懲其一二首奉令者褒賞
之遠近叶應民無艱糴蓋其恩信素孚於人故
綏急之際令行禁止如此屬峒寇踐蹂虔吉間
至動大兵以臨之久而未捷憲使李公珏雅敬
先生時從訪問籌策先生為募百金之士精其
器甲勤習擊刺親臨按閱所募不過百人而足
支千人之敵異時破賊多其力也蓋先生簡易
無我不事邊幅所至樂與賢人君子游雖武夫
豪將幽人衲子一見如平生驩而人皆樂輸忠
欵以為之用凡士俗之好尚民情之休戚戶口
之多寡閭里之姦邪皆先得之不待設筭簡事
鈎距而知之也先生平時常言為令宰而不能
周知一境之地不足以言政故凡因祈禱迎送
必躬出入於隴畝閭閻之間或與士友相携持
以杖屨從事訪問耆老撫摩疾苦如家人父子
之相唯深山窮谷旄倪聚觀鼓舞歎息以為有
生未之見也不惟一邑為之肅靜至於臺府不

決之訟難集之事悉倚辦焉知臨江軍新淦縣
新淦凋敝甚於臨川而其地與臨川相接吏民
習知先生治行其未至也已洗心易慮而待之
矣邑有富人自鄉舉而至分郡符皆以貨得之
凌暴平民不輸公賦無復有官府先是不快其
邑主簿誣以不奉楮令告于郡而逐之先生至
則為伸枉於諸臺臺伸諸朝明正典刑遷置富
人於鄰郡於是豪強屏伏而善良吐氣矣縣當
發總所米斛以數萬計較諸賦籍僅可支十之
其三則以人戶產苗高下均敷之蓋舊比也
然姦弊百出民之強有力者多幸免而貧弱者
必督責如今於是綱額歲虧文移追呼縣道益
難支吾先生斷之以公行之以信民皆樂輸而
綱額始仍舊貫前此官吏習為玩弛簿書期會
之外半為游宴寢息之日綱米雖具而逐日搬
發不能百十斛綱舟次岸淹延數月部押官吏
稍工棹卒坐糜旅食舟中粒米耗於鼠竊數虧
於官而罪歸於綱運之人先生宵中而入倉秉
炬而運米部分嚴肅往來井井以一日而辦數
日之事不旬日而迄工舳舻銜尾而下舟人嘯

歌公私利之先生察事之明處事之敏類如此
知漢陽軍大江東流漢州在其北鄂渚在其南
鄂渚則漕臺在焉使者蓋先生之故人也湖北
大旱二公謀為救荒之政使者曰寬征以來米
商則民可足食先生不為然獨振郡帑之儲仍
貸總司錢五萬緡開場糴米命文武寮屬日會
食於郡齋退則分局以治事覈實戶口者有人
收糴者有人支金者有人先生日往來按視其
中皆盡力而吏不容姦米之入者無高量低價
之私錢之出者無阻格減尅之弊米商輻湊

糴之患於是北岸熙
萬口啼飢始謀者反以
以避之再知安慶府正
壁頽壞無一可恃先生
節浮費振刷餘羨升合
鍾工役悉取諸城隍之
之先是漕臺調民以轉
邊所最迫遠度民費泉
生言餽餉固不可緩宜
遠民流離怨嗟一郡騷

漕臺督迫狎至先生曰
之愈堅漕既詞屈乃他
督郵絡繹先生一無所
去於是民德先生益深及
里遠近之差為番上多寡
其手吏惟行文書而已法
皆鼓舞以趨事仍多選一
杖屨指麾版築之間規模
崇巖孰土堅實隱然有不
書李公珏節制江淮先生乃
不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
戰為大體先自朝廷進君
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
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
無尚虛文然後擇良將明賞
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
名以備錄用謂幕中議論
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
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淮
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兵

不暇何暇謀人乎未幾李
即日馳赴一見箴規闕失

嘗歷沁淮郡倅多識兩
知先生之所為咸歸心
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
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
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
者宜矣屬朝廷以大理
祠而中外亦慮其入見
意叶謀擠之而罷命下

矣先生既歸杜門謝絕人事惟每聞邊報與水
旱則感頰不樂者久之念文公所編儀禮工
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文公逝先生身任其
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為慊及此曠
閑乃整葺舊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而遠近學
者咸集其門或自川蜀或自江右於是借鄰寺
以居之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為常諸生質疑請
益氣象如文公時或有過於思索者先生曰
以心照書無以心入書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
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其心終未免口耳之學

故於講論之際必死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蓋先生歸自安慶而貧不減昔時祠祿之入分以贍族屬自奉之具有寒酸所不能堪者重以連年跋履險阻暴露寒暑寢以致疾雖力疾以對諸生而精力亦頓衰矣乃躬相丘宅於北山之原草具數椽於其側謂門人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俟祠秩滿即上告老之章會有詔起先生守潮陽懇辭再三乃復拜祠命未兩月而棄諸生矣前屬纊之一夕猶誦書以教姪孫震興不病而逝衣衾棺槨僅可苟完諸生按文公家禮扶護以就窆窆而禮書竟未終帙遂為千古之恨嗚呼尚忍言之哉羽載惟朱文公唱道於東南一時宗工鉅儒歛衽推先士大夫登門受業者動以千計要其弘毅足以任重致遠者自先生之外未有聞焉蓋師友淵源同出於一而心領神會或相什伯若有陰扶而默相之故斯文興喪夫子以歸之天夫天之生是人也不數學者獲親炙而師事之豈易得哉凡一言一行動關世教不有以誌而存之則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竊觀伊川之喪門人有

叙述之例隨其見聞悉裒集之以備採擇羽翼
不肖蒙被教誨之日久追想平日之容止語默
如侍左右推咽流涕不能自己尚恨中間離合
之不一於先生之行事終身始末不能盡知其
大者遠者又不足以知之謹誌一二與夫愚見
之所及者條具如左以待如先生者出焉而為
之筆削云嘉定十四年六月朔日門人林羽叙
述

鰲峰精舍祠堂記

洪惟我宋文明之運盛於東南元公周先生
之出于荆純公正公兩程先生之出于淮以至
我文公朱先生之出于閩數君子者前後相
望於皇至矣於北方之學日轉而之南我
文公之為南康也靜春劉公清之過我叔父今
是公言曰黃直鄉他日東南大儒吾子志之今
是顧謂燔曰而亦志諸後數入閩欲往從之以
踐先訓僅及文公之門而止千里懷人未之
遂也文公薨葬有日亟走會葬遇之建陽道
間深夜加麻纍纍從柩翊扶無頃吏離事至微
小亦出經畫竊自語曰是固身乎道者劉說信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三十

七卷 宋黃榦撰 附集一卷

清抄本

陳介祺跋 傅增湘校

並跋

八冊

396.

續

敘述之例隨其見聞悉哀集之以備採擇羽愚
不肖蒙被教誨之日又追想平日之容止語默
如侍左右推咽流涕不能自己尚恨中間離合
之不一於先生之行事終身始末不能盡知其
大者遠者又不足以知之謹誌一二與夫愚見
之所及者條具如左以待如先生者出焉而為
之筆削云嘉定十四年六月朔日門人林羽叙
述

鰲峰精舍祠堂記

然惟我宋文明之運成於東南元公周先生
之出于荆純公正公兩程先生之出于淮以至
我文公朱先生之出于閩數君子者前後相
望於皇至矣於北方之學日轉而之南我
文公之為南康也靜春劉公清之過我叔父今
是公言曰黃直鄉他日東南大儒吾子志之今
是顧謂燔曰而亦志諸後數入閩欲往從之以
踐先訓僅及文公之門而止千里懷人未之
遂也文公薨葬有日亟走會葬遇之建陽道
間深衣加麻纍纍從柩翊扶無須吏離事至微
小亦出經畫竊自語曰是固身乎道者劉說信

矣吾師得所得矣喪荒已事遂分適建寧臨川
偕友朋用之士至詔道史民至施之政坐卧廳
事之所及夕不少曠又語吾友曰吾儕耽理而
簡於事舛矣自是歲或一二見或書疏數十著
而灑掃應對之其然微而其然之所以然近而
應事接物之常遠而戒我作過蠻方之變思無
不周語及詳密又語僚友執友曰勉齋公非所
友也所事也歲在己卯書有之曰來年正月便
習學致仕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厥初得
是氣具是理生在世間今無所用心止得點檢
身心令明靜純潔歸之天地父母焉耳先師發
明義理至精至備難得肯負荷者又曰南康詩
學雖盛先師有望但不知於身心上如何明道
對上蔡云諸君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
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
明道尚以此箴之俯視今之學者豈不重為之
太息乎老矣它無望於世止望先師之學有傳
耳燔與同志戲焉悲惕焉省將就之以取正未
幾訃書至矣哀哉為位長號慙不欲生緘辭往
奠疾故尼之不得與於撫棺臨穴之列宿草纏

悲之哀及家突然丘于真山之上人兮何之時
祭木冬祀又四年丁亥之歲四月公之從子輯
及名門言曰叔父之祠成於河里鄰郡之善士
子叔父友也惻請文記之有陳侯安凡二十有五
人之書在故拜其辱唯曰君意陳侯狀而叔父
公之行來乃先乎此亦足以為得矣書之槩曰
古之有道德以教國子者歿則祭于瞽宗而鄉
之以經行鄉者亦祀之皆所以尊先賢厲後學
也勉齋黃先生登文公之門纔弱冠刻志苦
學聞道最深官道所至學者宗而師之晚歲歸
休講道龍寺掛衣受業遠近翕然天不慙遺梁
木興歎學待追慕逾久彌篤今即其講道著書
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寓仰瞻以嚴
崇奉及門之士與乎知尊信者爭捐金買田以
為春秋享祀費祠成釋菜朔望胥會各以所疑
更相質難期刑于教紀其事不於子乎之而何
之嗚呼悲夫燔者且病屬念公之懿德偉才久
而未之誌每不能去心此而敢辭幽冥之間負
負何極矧惟陳侯昔吾邦君天下善士曷敢不
承聽而諸賢崇師尚德之意有加又曷敢不惟

命之永也請遂言之公之學習事理盡常變一
死生永傳長則惠且諸言行之實竊復惟念公
之還自安慶也徘徊庶身之南北者再月濂溪
白鹿二書院之士來同燔與九江蔡君念成與
焉一日詔及中庸費隱之首縱言劇論唱和俞
如于後蔡君偕樊公舉福之帥守回請開講蔡
君申演前旨若明著矣而今弗之是也比索公
書以述訓詁得公所答亡友余若宋傑費隱說
曰費隱非二物但有費則必有隱以為之體至
矣文公之言曰今人所言皆費隱元說不得所
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是也燔妄謂自天地以至萬物萬事無
不各得其理而可指陳者費也即天地萬物萬
事之理根本之而不可指陳者隱也所以見道
之無乎不在有用必有體學者加存養體察之
功而不可湏臾離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尚願質
之中凡之前公諱榘紹興御史公瑀之子子云
九月望日友人廬山李燔記

李弘齋之記久矣丁亥距今三十有七年未
及鐫諸石朋友語予訪求舊文得之故巖溪
趙公帥恕家藏勒于祠下義和悵然追往而
為之辭曰予弱冠而從游兮今耄矣而何為
仰喬木而不見兮撫此石而生悲南有鰲峰
兮維北有箕浩氣凜如在今游魂乎何之諸
孤無存兮山有蕨薇師友寥寥兮悠悠我思
鄒魯雖云遠兮源浩浩而流滋沂濂洛之脉
脉兮接淵泉於聖涯登斯堂之仞閣兮紹興
刑於武夷遺言猶在耳兮遺身首而心惟肆
來者之勵翼兮監斯文其在茲景定四年夏
五月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跋

祭文

友生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孔碩
嗚呼孰發殺機塵霾全滄蛇龍陸起狸犬人拱
鷓鴣鳴而朝朝蘭芷枯而為茅罔苟生而幸免
不如死之久矣一世直方相踵淪斯勵遺此友
今復奪之愴我良友七十全歸非友是傷我傷
在時嗟乎師亡友散歷載三七傳言失指逾遠
彌失賴子諄諄補綴遺軼俾後死者與去聲聆微

息王事孔艱辟奠劇請開為臺餘驚習而寂然
由塊字是一翁餘日能幾俯仰宇宙此主良已誰
實為之謂之何哉博膺于學永訣此格奇愁天
上埋憂地下畢此餘理幾何為者

又

茲以亡友寺丞黃兄孺人朱氏卜以翌日甲寅
合葬于長箕山高峯之北先謹遣兄之子鰥
以酒脯之奠告訣于區前曰嗚呼國風有云死
則同穴篤時二人生有貞節死見先人全歸罔
缺于今卜歲自君康強其安且寧以系後生一
奠告哀永判幽明嗚呼哀哉

門人持服林桐

古之儒者得時行道與夫著書立言其出處不
同而憂世拯溺之心一也先生抱負聖賢之業
而仕不與時偶臯夔稷契之業未試一二而一
簞一瓢之樂雖顏氏子不能過也況夫扶正道
於湮微闡伊洛之奧昔補文公之未備斷者
續晦者彰先生其有功於後學多矣歿之者不
足以奪譽者之口疑之者不足以易信者之心
卓乎其百世之下也文中子有言使諸葛孔明

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嗚呼惜哉其亦奈之何哉

門人宣義郎主管華州雲臺趙師恕

嘉定十四年春三月壬寅大理寺丞知潮州勉齋黃先生卒吾邦之士大夫皆來哭吊門人學者治喪先一年先生相地於城北貌檝山之原坐坤向艮結廬於其側曰高峰書院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則先生之志定矣其年四月乙丑諸孤稟偏親之命遵文公之禮奉先生之窆歸于高峰就營墓事從先志也某

義則師生恩猶父子敬以菲禴之奠昭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孟氏歿而大學中庸之旨不傳秦漢以來寥寥絕響至周程氏作而此道始明朱文公繼之而此道益著登文公之門海內之士不知其幾人而能抽其關鍵直造閭奧者惟先生一人得精微之傳故文公既歿之後四方學者共尊而師事之執弟子之禮猶文公之存也既而出仕為邑為郡至誠惻惻一意在民故所至民皆化之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莫不心悅而誠服也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

哉使其身一日得在朝廷之上行其道焉則見於事業者豈特致吾君澤吾民而已禮樂其有興乎道鉅才大設施未能竟萬分一而世不能容矣歸為祠官講學于家士之有志者遠近翕然歸鄉不惟教行于閩而江湖巴蜀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裹糧而至者故成就人才於時為多天下知先生為一世之英傑時事方殷朝家起之以郡而先生堅臥不出矣於是著書立言以卒文公之業吾黨之小子正賴先生所以裁之曷謂天乃不遺一老而違奪之耶嗚呼痛哉補山之姐豆如存華峰之几按猶在午夜月升斯堂入斯室猶如聞其馨歆之聲而不見其容矣諸生相顧悵悵然其將誰正之也某也蒙先生之撫愛為最久辱先生之教誨為最深拊匱一奠送此晨征傷如之何悠悠去旌故言不足於文而哀有餘於情惟先生之虛靈不昧者其鑒子誠

門人修職郎南劍州劍浦縣尉張元簡
嗚呼痛哉某頡蒙垂憐年過壯歲始得執弟子之禮先生不鄙其拙陋而教之期待之切責誨

之重使得少知蹊徑以希外先聖先賢之教其
幸何如也迺去夏五月某適蘇廷平先生辱送
之于參泉諄諄之誨今猶在耳猶幸一水相望
特信宿問尚得數日嗣者近楊督使中先生書
來云又不得見尚或過晴溪對岸一聚會又數
日林簿相過又出示先生書三氣塊度不能愈
甚念一見能訟撒一束否此二書手墨猶濕也
嗚呼曾謂不數日遽聞終天之痛耶嗚呼哀哉
職守拘縻既不侍屬緇之列又不得預執紼之
役奔走來歸聞然堂無我門高樹清壘欣如
夢如醉問之閤人則曰先生之殯已遷斃櫬矣
痛心如割亟具雞酒犇走山間以寫悲苦嗚呼
痛哉

門人廸功郎衡州常寧縣主簿林觀過
嗚呼道之不信學者病之如食必飽枵腹必飢
先生之道廣大精微至者能言我不敢知然自
石門之受教越十有七年于茲或考其夷居暇
日或驗其顛沛流離或觀其陋巷之獨處或觀
其四國之略施守御史之風則皓首而恐墜篤
令原之念則一飯而不遺公爾忘私則形之事

上死而後已則見之事師族媼鄰里無幼賤皆撫以恩禮武夫悍卒莫不感激於誠心之披當赤子之若保不翅溝中之推納迨彊禦之不畏又信矣其安問狐狸辨欺舍之義蓋有千駟萬鍾之不屑安出處之命不待一立一蹙之足治若夫興寐之勤居處之卑飲食之菲輿服之羸凡七十載曾如於一日而四石無異於布衣由所欲之不存斯中曾而外煒即行以稽其言而言果可復按迹以究其用而用皆不違君子之不可沒者其惟人之所不可見者非有本者如是而何以合時措之宜是以論東南之賢者僉舉其稱首講武夷之學者獨詣其無疑邈關洛之淵源抑歷歷其可推賢者識其大者閔愚魯之多迷在盈虛與亡有此豈容於自欺幸仞牆之繫望其免下流之歸嗟吾黨之不淑繫俵俵其從誰嗚呼哀哉潮陽之命罄室不支不謀于家爰契我龜昔歲時徂尋臨荆雍明當納祿致于有司暨畀祠稟上恩是祇卒成雅志秋以為期易簣何驟囊無餘貲末與聞孰知我悲惟德問學殆其在斯士於得師恨不同時從

游最久恥秦猶垂有聞未行取珠似基知恩莫
報有涕沾頤不辱其門敬矢此辭嗚呼哀哉

門人迎功郎常德府府學教授陳義和

嗚呼九月八日聞先生訃乃知云亡已在春莫
哭不見斂送不及墓有涕漣如伊阻道路嗚呼
蘭摧竹折梁木其仆先生逝兮吾道誰護嗚呼
日皎玉瑩冰雪其沍四壁遺書一榻蕭寺嗚呼
天齡七十匪夭其數亦又何悲有用未措朱氏
之傳親接統緒學道愛人先生情素漢陽之歸
猶念世故龍舒之行庶長長布各各時青挺挺
法度戴仁而出把義而去高山仰止及撰履
值迫瓜期旬日辯聚遠辭函丈日闊趨步三年
冷官賴有書趣義利公私明辨考據尚積陋見
歸證疑誤天穹地厚何奪之遽

門人鄭文適

其辭曰某幼在膝下聞鄉有御史黃公以直節
著於時長稍知書聞有建安 晦翁朱先生以
正學領袖後進既復竊知夫子實世御史公之
業而受朱先生之書拔援朋儕俯伏牆仞有年
所矣夫子語之以道體之精微勉之以躬行之

篤實戒之以截世俗利欲之波流教之以會文章雅正之源委俾之興起學討論之初而求易教象數之細難疑答問竄削更定講詩乎不倦心口之授受而簡牘之往來也某惴然不敢忘頑然不少進早衰多病又不得親炙於函丈補山之鄉飲箕山之精舍時不復教鞭諸君子之後今年之春往侍杖屨以告語警悟者蓋詳於平日嗚呼何其異也別未踰時同門生以訃來告撫几以嘆為嘔哭又忽聞啟殯之期亟矣

嗚呼吾邦茲復有斯人也亦復存其持誰依歸耶在耳之言琅琅可覆銘於石何日而忘若乃莅官行事無微不舉足以起惰習抽身勇退無一不當足以愧貪夫振名門之高風紹斯文之正統則當有百世之宗工鉅儒直筆大書以範無窮豈某淺陋之詞所能載溥酌永訣用伸疇昔之義尚幾明靈有以鑒之

門人林羽學履學升宋偉等

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有志於讀書者莫明乎指歸有得於讀書者動卑乎操履亦有行己之可觀而方寸未純乎天理故自秦漢以來豈無英

偉豪傑之士而與斯道之傳者實無幾繼周與
程有朱夫子夫子之門歸者如市恭惟先生
顏曾是似先生於書鑑形水止妍醜隨物不參
以已發聖賢之蘊奧越宇宙而相契既縷析於
群疑復提綱於要旨凡四書之成章預商確於
同異惟禮經之浩渺獨維持於終始至於厲歲
寒之松柏衡流波而山峙居輦瓢而不憂衣緼
袍而不恥所居之官視卑猶崇所莅之職視難
易雖嚴霜與烈日必夙興而夜寐極窮山與
嶺必躬親而省視推折豪強如棟如批撫摩
凋瘵如護肌體燕居劇談若將空一世而獨立
甄收人物則又寸長之不棄尊尊貴貴謹儀文
於等級秉義獨行則雖鼎鑊而不避奉薄其身
而盡寮屬之歡慮不及家而篤親朋之義名公
鉅卿委質而願交武夫健將歸心而效死前屬
纊之一日猶誨諸生而不置兩綰郡符而棺槨
衣衾之弗備是皆事之可攷者一付諸天下之
公議若夫炯炯清衷對越上帝念慮所形金石
可得而動寂然無營鬼神莫窺其際是乃無跡
可名而天獨知之所以紹斯文之大統而昌紫

陽之門戶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天生賢哲
以幸斯世寸尺寸之未嘗不言之者忌遠溫
詔之沓來已堅臥而不起用余石塘道固自若
也假以百年使之繼然則高太平尤足以為
斯人之地曾者壽之或為名山而川逝自是
以往道學日以湮沒風俗日以浸替國有緩急
孰為可恃伊洛之傳孰為可據然使博其將喪
忠臣憂其殄瘁某等義奮鉅其集均子弟往來
侍下餘二十年追逐後車殆數千里有如事物
之粗性情之秘邪正之知與不知雖容而
提耳極兩端而開示難尺寸之未嘗不言之者
起廢恨歲晚之多艱歎人遠而室邇歲之仲春
別紛省侍復忽忽而告歸尚斯懷之未既去丈
席之幾時乃訃音之來至拊予膺而慟哭奔殮
期而弗暨蠲不腆之饋繫繫丹衷而永矢

門人林羽

恭承寺丞黃先生將就窆窆某以病不克往敢
以隻雞斗酒哭而遣之曰一氣絪縕萬物資生
其特異者秀傑粹精炳而在天慶雲景星孕而
為人碩德鴻名有如先生渾然天成冰清玉潔

繩直準平師門適嗣後生子衡法俗砥柱邦家
扞城山川炳靈四海一身天胡惠遺山梁遽傾
惡氛晝晦妖鷓夜鳴蚊蚋雜襲盲聾不驚諸生
惇惇所向棘荆歲寒一立涉蘭蓂英粗畢餘生
相從九京曠彼北山馬先定勝抱病淒涼執紼
莫親夢繞松楸送之以神聖以菲物哭以無聲
炙雞瀆綿未忘世情

親契弟潘栢

惟公清白家傳師友淵源人難其一公獨其全
自祭院心書身任版寧校采報地下生產公與
伯仲勵仰彌

第送世書坊其年居也

雖簞瓢屢空而王公非禮之饋不敢至其門其
莅官也非義之金一介不取而未嘗計妻孥之
飽溫故能使先祭院之高風至于今而獨存公
自少年即厭科舉千里從師用志清苦其析理
之精也雖毫釐而必辨其造道之深也雖隱微
而具覩是以登文公之門者以千百計而獨
公之可妻讀文公之書者以億萬計而獨公之
善繼故往年病篤緘遺書以付託一旦疾革有
遺言之遠寄實後學之宗盟乃斯文之所繫明

良不遇未遂於啟沃更坐守章少驗其經濟方
思狂簡以來歸遽歎哲人之已逝嗚呼哀哉嗚
呼痛哉某自弱冠浪登師門牆仞堅高歎莫仰
鑽賴公誨誘傳所未傳 黨獲厠淵騫晚
而締婚親義愈親方擬就居載卜厥鄰為貧蒞
走此志莫伸天胡不憖使我孤博有疑孰質有
事孰詢追慕永遠殆欲無生薄奠陳情有淚如
傾

門人迪功郎寧國府司法參軍李鑑

為呼先生之道 朱夫子之待也朱夫子之道
孔孟傳之於數聖人也自唐儒韓愈有死不得
其傳之歎越于今復幾百年幸派接於濂溪延
明道與伊川振斯文於幾喪扶正統於綿綿紫
陽天子後諸賢而傑出獨有以該其妙而集其
全先生於紫陽之門分則半子而學則洙泗之
參淵其德行其文章其政事其志操人所共知
而世所共尊固無事乎末學小子之言惟天之
生哲人也不數紫陽遠矣先生之後疇實任其
宗主之權某三十年來固知慕先生而起敬而
實未能安乎理義之當然曾樞趨之靡克枉日

月之因循去歲之秋幡然加鞭省宿學之無據
願就道而正焉以年家之不棄引而拜諸函文
之前先生與進接語溫溫首戒以異端之不可
惑而惜學者立志之不堅繼語以士大夫奢靡
之可畏而慨頽風之相挺某時未有請惟曰將
建六經之會帥里黨儕輩而討論庶人心之知
學而禮義之不愆先生深許其說即以敬義之
旨劇開諭而勤拳某退而自省有死無二惟奉
明訓以周旋偶親庭之遠出而家人之趣其還
於此理以未竟違侍側而悄悄歸為經唱力篤
其先導師旨於同志翕傾依而慕羶臘下奉書
敬義再詢意內外之一致維持敬之是專先生
賜答諄悉盈牋謂二者之相為用須兩盡工夫
而不偏且曰是理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
之所以為聖賢此其為教迺周程自得之深旨
紫陽面授之大原顧愚陋之曷進日加惕而乾
乾尚圖秋末聲扣宗元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何
梁木之告壞遽含恨於終天使當世之欲平治
則吾先生胡為而不少延嗚呼痛哉先生不可
復見紫陽之道幸猶在於遺編自今以始力索

精研務外方而內直幾終得於淵源儻是道之
 未泯斯先生之長存某情均子弟聞訃欲奔屬
 奉親之湯藥弗敢離守朝昏又朋徒之遠過為
 私業之嬰纏悵望弗及有淚漣漣貽葬期之尚
 未庶攀追之有緣酒果薄奠上告靈筵慚躬酌
 之不與託片辭而昭宣哀哉先生願鑿其虔

黃勉齋先生集缺文

卷二第十一葉

缺上半段

卷四第十一葉

後半葉缺一角

又 第十四十五葉

缺下半段

卷五第十六葉

陰葉缺一角

又 第十七葉

缺上半段

又 第十八葉

無陽 缺上半段

卷八第十三十四葉

全缺

卷十第一至五葉 又末葉

多缺字

卷十三第七葉第三行

缺六字

卷二十一第二十七葉

缺下半段

卷三十一

第五六葉

第十三葉

第十四葉

第十五六葉

第十七葉

第十八葉

第十九葉

第二十葉

卷三十七

全缺

缺上半段

缺上半段

缺下半段

全缺

缺上半段

缺下半段

缺上半段

缺上半段

有缺字

建本於楮

第十二葉

第十三十四葉

第十六葉

附錄第十九二十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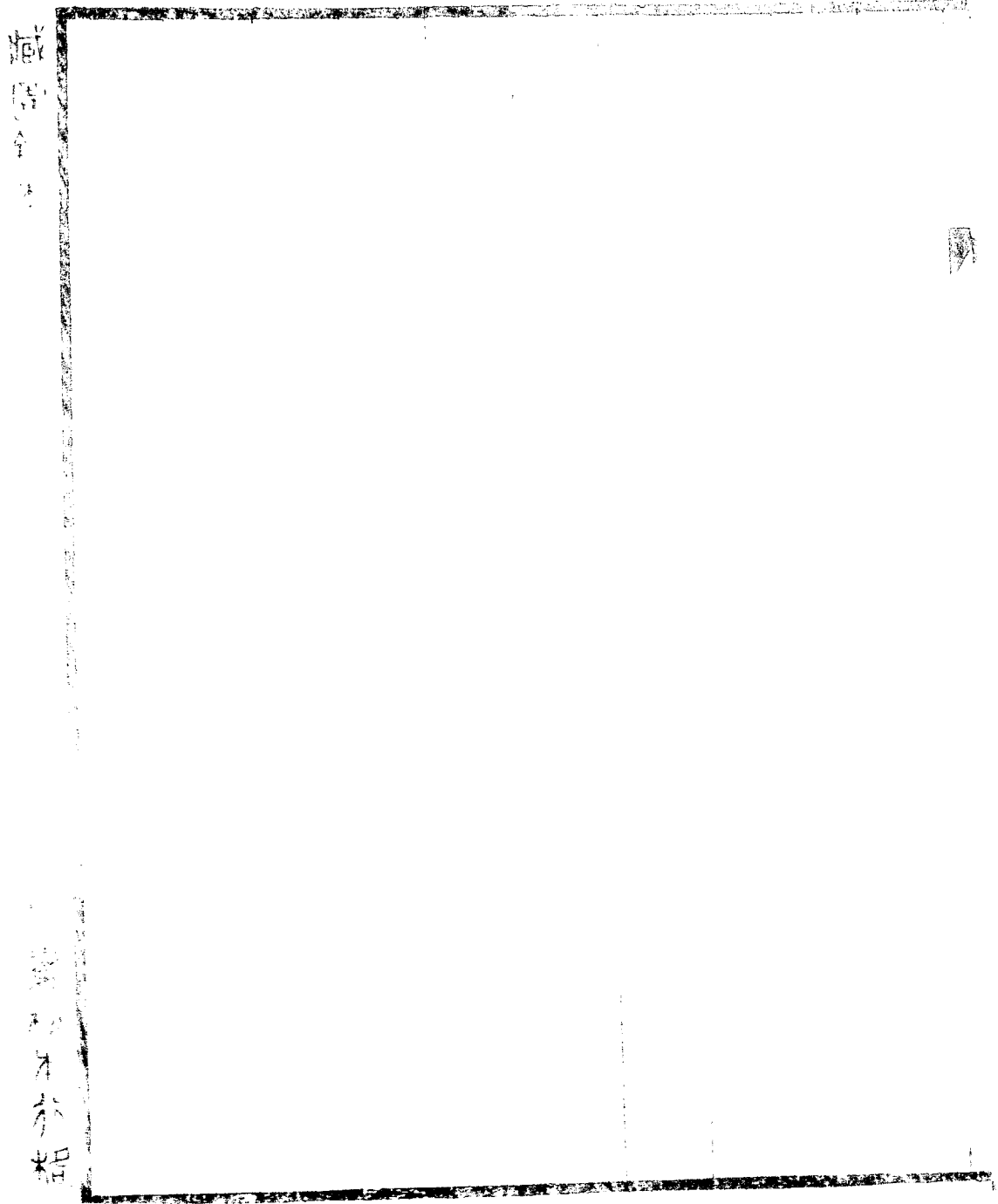
杜和傑行

全缺

有缺字

有缺字

缺上半段



藏書

卷八

黃勉齋先生集叙文

卷二第十一葉 与去昭唐書

缺左半段

卷八第十三、十四葉 与去昭唐書

全缺

卷二十六、第二十七葉

缺下半段

卷三十二第一、二葉

全缺

又 第五六葉

缺上半段 通三行三字

又 第十三葉

缺上半段

又 第十四葉

缺下半段

又 第十五、十五葉

全缺

又 第十七葉

缺上半段

又 第十六卷

缺下半段

又 第十九卷

缺上半段

又 第二十卷

缺上半段

附錄 第十九卷

缺上半段

卷第十 第一至五卷

中多缺字

又 卷末附二卷

中多缺字

又 卷十三 第七卷

缺六字

卷之 第十一卷

缺一句

又 卷五

註下半段

宋本原缺卷十一至十五計五卷

向在為卷

海國... 卷之...